

生

命

現代文藝叢

— 2 —

生命

葛琴 著

改進出版社發行

版初月一年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藝文現

— 2 —

有所權版

命 生

著 琴 葛

者 行 發
社 處 出 進 改

永南長沙
安平汀縣
撫中
中正
湖南
路路路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進 改

者 售 經
店 書 大 埠 各

角 九 價 實
費 郵 加 酌 埠 外

目錄

生命	一
出奔	一七
房東	四九
初襲	六一
門士	八〇
藥	九三
磨	一〇八
發脈	一二三

生命

威瑛女士睜着燒熱的眼睛，從披倚在臉上的鬚髮後面，她瞅着桌上那隻空了的熱水瓶，和那隻被煤烟薰黑了的幾處地方還貼着破紙的火油燈，她幾乎完全是用牙齒在磨她的聲音：「唉，這樣，這樣就生孩子了嗎？」

裏床牆壁上，突然攪起一隻黑色的手影，它癱攣地抓着，似乎要挖破這牆壁，從那裏，讓她向外面大聲的叫一陣：「啊，來個人啊！我，我要生孩子啦！」

然而牆壁外面，是個空空的客堂，前半夜還有些耗子什麼的在那裏穿來打去，咕嚕

着供神像的一些乾菓品，但這時候，却很久沒有牠們的響聲了。只有那扇通着毛廁的破門，在夜的冷風裏，不停地顫抖搖動，彷彿一個上年紀的老人，在那裏斷續地發着咳嗽的聲音，偶而使勁的撞着門檻，似乎想借此休息一下，但很快又呀地抖開，正和戚瑛女士那種「緊陣」的肚痛，暗暗地在彼此間苦悶的呼應着。

不知什麼時候下了雨，無聲的細雨在風裏飄着，直到戚瑛女士背後的那堵牆上，在爬下兩條冰冷的屋漏水，她才摸着後頸骨直跳起來，一下又沉重地靠到牆上，閉着眼，噓！她移不動自己的身子。

就這樣生孩子了嗎？噓，沒有人回答戚瑛女士。而戚瑛自己，到現在也沒有想過，到底生孩子是應該怎樣的生法？前三天，當她離開難童救院的時候，那裏的幹事長——一個戴眼鏡的老寡婦，曾經這樣地安慰過她：

「瓜熟蒂落，當真生孩子，有什麼稀罕？許多人看見丈夫在面前，就格外的裝伴作勢，弄得人家心慌手亂，所以，所以像你嗎，我敢保險你平安無事！好，你房子租好了吧？」

「但是，總該找個醫院吧？」

這地方，戚瑛女士除了難童救濟院的一部份同事外，她再找不到第二種熟人。兩月以前，她還在敵後的一個縣份裏，和她的丈夫，和她許多青年同志們在幹着「地下」工作，一羣政治進攻的先鋒者，連縣長也穿着草鞋和他們一起趕路，敵人來掃蕩的時候，他們曾經在什麼也沒有荒山中躲過幾天以上，但他們始終是熱烘烘的一羣，想起這一羣，想起縣長一再拜託過的這位幹事長，她的聲音已經在發抖了。她幾乎用全身的力氣捏着幹事長的手，希望從這隻手上，得到一點最後的什麼力量。但幹事長很快抽起她的手，激動地拍着戚瑛女士的肩膀：

「自然找醫院是最好囉，本來接個把醫生到家裏也平常得極，千等千樣，萬等萬樣，但這些，都已經過去了，不是嗎，敵人想把我们去的一切都毀滅呢！所以我們也只有不顧一切的和他們拚！這你們在前方跑慣了的，自然更比我明白多囉！」

是的，我知道，我全知道——但這是另外的一回事！」

戚瑛女士掠起她的頭髮，發亮的眼睛瞪着她，兩片貧血的嘴唇，在忿忿地顫動。

「另外的一回事？今天什麼另外的事能離得了抗戰呢？」

幹事長閣上她面前的公文簿，似乎要用半天的時間，來和她開始這問題的激烈辯論。她重重的鬆一口氣，逼出一臉皺紋組成的苦笑，突然又搖搖頭：

「唉，這問題太大了，我老實告訴你吧，你的到這裏來，自然秦縣長一再託過我，自然，沒有秦縣長，我和你雖是抗日同志，但我們並沒有必要在一起工作。所以，」

幹事長把公文簿一翻，用手指指着：

「所以，但不過，你也是知道的，院裏兩個月來的三次裁人，我並有提到你的名字。你們是艱苦中鬥爭出來的同志，我能對不起你，但我能——對不起艱苦的抗戰嗎？但是太使我為難啦，譬如你的生產費，照例是院裏應該給你的，而老實說，女同志也應該有這個權利的，但是你的小寶寶生出來以後，你打算怎樣的繼續你的工作哩？」

又是一個皺紋組成的苦笑，戚瑛女士並沒有看她，她望着窗外那遙遠的天空，用短促的聲音說：

「那，我怎樣知道！」

「所以，所以是，這全叫我為難囉！老秦實在不理解我們這裏的工作重要性，其實救濟難童，救濟我們的第二代，它的意義會比持槍作戰更小嗎？所以，呃，是的，——你找的房子是第幾號門牌啊？」

幹事長又激動地拍着戚瑛女士的肩膀，並湊近她的耳朵小聲地說：

「總之，我是頂願意幫人家的，只要我力量所够得上，是的，好，祝你平安。生產

時候我一定來看你！」

生產的時間，終於到來了。難童救濟院的幹事，除了叫工役送來戚瑛女士留在院裏的最後一部份東西以外，這個陰暗的小房間裏，就再沒有跨進過第二個人。一切都和她的隔絕着，她希望在這短時期的隔絕當中，能够很快的使她重新回到前方，那全給破壞了的交通線阻隔着的前方，她將永遠的記住它。它那裏的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山脊每一棵樹。

他靠着淌下屋漏水的牆壁，覺得眼睛前面的東西，全在昏暗中顛來倒去的移動了牠們的地位，她再不讓自己的眼睛閉上，她生怕這麼一閉，會什麼都就此完結。汗不住的從她頭額上滲出，她清楚地覺得，她只要輕輕的一動，裏面濕透着的小布衫，立刻像冰片似的貼着她火熱的皮膚，於是全身，連燒紅着的臉頰，也都會同時的泛起一陣可怕的膚栗，冷氣直逼到她心裏。

她記起那次躲避敵人來掃蕩的夜裏，她們二十多個人，是怎樣的澈骨地抖做一團，在什麼也沒有的荒山上。而她的丈夫，爲了帶路還不幸掉進水潭裏，拉着，拉着，可是什麼人的手都是硬的，抓不攏，彎也不能彎，秦縣長急得發跳啦！可是子明——呢！她

的丈夫，不是到現在還是病不離身的，不是打擺子，就是胃痛擴張，而一個月裏，依舊有二十多天是經常在敵人的封鎖線上跑着，呃，子明！

戚瑛焦心地抓着胸口的衣服，直抓到什麼地方的縫線在扯出脫裂的聲音。

下着的雨，沒有停過，屋瓦上已經發出淅淅的聲響，簷頭水滴滴地滴着，風竄進外面客堂的時候，她背脊上的汗毛，一下都豎了起來，彷彿有個穿着竹布長衫的人，在那裏匆忙地走動似的。呃，客堂裏掛着的那幅神像，不就有一個穿長衫的傢伙嗎？他是誰？他是這房子裏的什麼人？

戚瑛眼睜睜望着空着裏，狠命揪住她的被角，忽然想起她死去的舅舅，從牢裏拖出屍體的時候，他就是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竹布長衫，嘴張得那麼大，從張大的嘴裏，戚瑛清清楚楚看見他牙齒裏的一層黑色的烟污。

是的，黑烟污，白牙齒，嘴張得那麼大！啊，又來啦，客堂裏那陣唸唸唸的聲音，又來啦，似乎要衝開戚瑛女士的房門。戚瑛望着破燈罩裏的火頭那麼可憐地一幌，她立刻又沁出滿背的冷汗，揪着被，蒙住她的頭。她想放聲叫喊，是的，總該叫一個人吧，但是叫誰呢？房東的媳婦吧？稱呼她什麼呢？三天之中，她在廚房裏呱呱啦啦的忙着過年，自己悶在冷冰冰的房裏，沒有交談過一句話，也沒有正面地對望過一眼，而且她

還困在東面的樓上，有丈夫，有兒子。可是除了東樓下的那個賣油豆腐的聖老太婆以外，她是這房子裏唯一的女人了。

時間永遠像在拉緊的弦上爬着，剛蒙着頭躺落到枕上的戚瑛女士，突然又蛇似的劇烈地扭動着她的上半身，睜着火星四射的的眼睛，咬着牙，挺到牆上，沉重地靠着。她知道，從前家裏嫂嫂生孩子的時候，總有兩個力氣大的女人，交換着坐在她的後面，抱住她的腰，據說有羞好的抱腰人，產婦不知要省力多少，比吃什麼參湯桂圓湯還實惠！她望着腳頭的那條小花被，一面用虛腫的腳把它挑起，一面伸出發抖的汗濕濕的手，做着好幾個勢頭，好容易把它拖了過來，她想穩在自己的腰後，但已經不能，她聽着自己身體下面，突然突拍一響，她立刻發覺着大量的水分，制不住的緣着大腿流下去，很快又流滲到她的身子下面，她想這大概是生的時候了，她聽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急跳，拚着氣，死命抓住墊褥，她預備一口氣就把這小傢伙從肚子裏送出。

可是作怪，肚裏的孩子不襯她一點力，似乎那作怪的孩字在恨她怨媽：「啊，母親啊，够啦！你要狠心地毒死我嗎？你從前吃下那麼多的金鷄納霜，通經丸子，够啦，够啦，你還常常要用拳頭搥我，啊！够啦，等着吧，我狠心的母親！」

是的，剛才的「緊陣」劇痛，反而平了下去。戚瑛舐着乾裂的嘴唇，似乎在冒烟的

眼光，又再一次的落到那隻空了的熱水瓶上，她焦燥地緊緊自己的拳頭，她要是抓得到這隻水瓶，她會立刻把它摔碎在地上。

破胞水繼續的流着，但已經很少。她輕輕地移一移自己的身子，她再不能想像自己是落在一個怎樣污濁的泥潭裏，她想起那些常常被人罵作不知趣的病人，是怎樣的把屎和糞，拉撒在自己的牀上，而那種被罵的人，又怎樣的激起他的忿怒和怨恨。然而她，怎樣渴望着有個責罵的人，能出現在她的面前啊！

她拉起那條小花被，記着要把它靠在腰後，可不知怎麼一來，她的眼睛倒先閉上了，手裏抱着那條被，一半偎在她火熱的臉邊，微弱的新聲，輕輕地翕動着她上面的那條米黃色的綢蓋被——她唯一的貴重財產，母親的遺產呵！一切都顯着相反和平靜，裏牀牆角邊，樸素地繪着她一幅黑色的側面剪影，蓬亂的散髮，高正的鼻樑，睫毛長長地，蟲豸在她平靜的眼沿上，一個二十三歲的女青年啊，什麼東西能磨折她呀？她常常遇到什麼困難和磨折，就想法激勵自己，也激勵她週圍的同志們，譬如這次從難童救濟院出來的時候，她始終冷靜地望着那個滿口抗戰救國的幹事長，最後她暗暗地在心裏說着：

「好，去你的吧，什麼也壓不倒人，要不然，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早把中國

人民征服啦！」

這時在平靜中睡去的戚瑛女士，她依然緊緊地抓着她的手，似乎什麼時候都不預備鬆開似的。

「啊——我在幹什麼呀！」

突然，戚瑛女士瘋了似的抓住自己的頭髮跳醒了，不知又是什麼惡夢磨折了她。她一眼不眨地望着對面牆上的那件黑大衣，似乎是一個張開臂膀的黑影，在向她可怕地撲來！呃，這是什麼呀，不，她，她不就是自己丈夫的前一個愛人嗎？但是她死啦，帶着七個月的孩子在肚裏，給敵人的機關槍射死啦！呃，方敏，你，你要做什麼呀？

懼怕和劇烈的絞痛，把縮做一團的戚瑛女士，有力地摔在裏面的牆角裏，她一手遮着眼睛，同時緊緊的咬着嘴唇，想咬到它出血，咬到自己清醒。但第二陣更劇烈的絞痛，彷彿要把她的人，像吞下一顆炸彈似的全部的把她爆炸。至少把她半個身子斬斷，特別是發酸的腰眼，和肛門口的那脹死人的難受的「後重」。

她沒有理由地推着自己的肚子，彷彿那樣會幫着她早一點脫出那人類的「不幸災難」。可是聯續的陣痛，使她不能指揮那種本能的動作，她的瞳孔似乎在縮小，她看不見原來

的火光，一切是那樣的黯淡，迷糊。她抓碎着下面的墊褥，和墊褥裏的棉花什麼。

雨似的汗，從她臉上直瀉下來，她接連着用最大的力氣脹了五口氣，可是連孩子的頭也沒有出來，而她已經全身發軟了，她覺得每根骨頭，都已散開，而每一個細胞，都已粉碎地變着無千萬的金星，從她那迷糊的眼睛裏飛了出去，她再不能想像自己，甚至一分鐘以外的事情。

「啊！子明！」

她約心在咬着她丈夫的眼睛，咬着她丈夫那每根鬚曲的頭髮。

雨不斷的打着，那扇通着廁所的破門似乎已經搖脫了力，好久沒有它的聲音了。這時最後一次敲更的梆子聲，遠遠地走遠，隔壁哪條深長的巷子，巷子裏的狗，疲倦地叫了幾聲彷彿一點也沒有挑戰的意思。但威瑛女士却猛地清醒起來，她用心地豎着她的耳朵，注視着那個黑黢黢的一線窗，她希望那更夫的脚步，很快能踏進她這一線窗外面的狹弄裏來，是的，她並且希望着，這條黑暗的狹弄裏，忽然會出現一件什麼驚人的事體，讓發抖的更夫，把全巷子的人從夢裏叫起；或者一個不幸的偷賊，正撞在那更夫的手裏，而那個偷賊，確又正在挖着這一線窗下面的壁洞。總之，她相信，這時候任何一種力量，都能像嫂嫂的抱腰人那樣的幫助她。

但幾乎在同時，這房子裏的扶梯在格格地響着，立刻在她的房門外面，出現着房東媳婦的聲音：

「喂，小姐，你在「發動」了嗎？」

「……………」

戚瑛突然抱住自己的胸，她想不到應該怎樣答應她。眼淚湧到她的眼睛裏，連呼吸管也都被這些奔動的眼淚阻塞着。

「爲什麼不早響呀，前面不就是醫院嗎？再加——新年新歲的，噫，開門呀，我把你送醫院去，我把你送醫院去！」

「不！謝謝！」

戚瑛一口氣咽下所有的淚水，她儘量把槓硬的聲音放寬着，要讓這個女人聽出她在劇烈的陣痛當中。

「噫，這又奇怪啦，新年新歲，再加這地方也沒有這個規矩，你不是說好要進醫院的嗎？再加，噫——開門呀！」

門岌岌地搖着，連着戚瑛女士靠住的那個牆角，也在岌岌的搖動，她眯着那雙冒煙的眼睛，一手推起臉上的頭髮說：

「是是，謝謝！恐怕還早哩！」

「早嗎，嗯，不過我也是好意啊！」

「嗨！」

戚瑛女士已經完全不能聽見她的聲音，她昏亂地扭倒在被屋漏水滴溼着的枕頭上，縮縮着，閉着一大口氣才勉強張開她的眼睛來，她望着面前那隻洋燈搖搖頭。黯然地在心裏對自己說着：

「呃，死吧！但是——子明呢？」

「噹！」東樓上什麼東西摔到樓板上，東媳婦的聲音，突破着全屋的沉寂，亂箭似的從上面射下來：

「什麼啦，你叫她活，又不像活，你叫她死吧，倒還有着氣哩！溫沌開水，陰陽怪氣，……什麼啦，跟她說說到像別人要賺着她的錢！啊吓，真不要氣直了我吧，……什麼，打仗就不要年月嗎，五路財神也沒有請過呀！虧你們，虧你們瞎了眼，找進了這樣的一個活寶貝……」

「呱！」昏亂得完全像浮在雲裏的戚瑛女士，自己也不知怎麼的，這討命的孩子，就在這時候被她生出了！孩子的哭聲，把她清楚地震醒着。

她擎起着兩隻發抖的血手，眼睛圓圓地直視着前面，她不敢揭開這蓋被，孩子在裏面連聲的哭着，一種絕大的恐怖壓着她。

突然，全身的血液衝到她眼睛裏，她用發抖的血手，抓起了後面的枕頭，同時從她灼紅的臉腴上，掃過一種幾乎看不見的兇惡的殺氣，她想，不，她並沒有想，她看見許多多棄在山野上給野狗們啃嚼的嬰孩屍體，她也聽見敵人大掃蕩來的時候那些嬰孩們啼哭的聲音；她看見，她看見丈夫子明那種驟然失去了人性的眼睛：「呃，管自己活着，孩子嗎，怎麼都好」；她看見，她看見秦縣長握住她蒼白的瘦手，那沙啞的聲音說：「好，三個月見，平安，一切都沒有問題的」；她看見舊衙門翻造的難童救濟院；看見滿臉繃紋滿口抗戰的寡婦幹事長；她看見，她更看見一羣陌生的人們，是怎樣的拿着木棍在追趕着一條走頭無路的剛生下孩子的母狗，然而她看見，她更看見——啊！

突然，她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她猛地揭開那蓋被，對着在血污中扭動的一團，一下把手裏的枕頭撤下去！是的，她什麼都看不見了，她眩落在恐怖的洞壑當中，毒蛇們四方面地噬食着她，但是她，却不知道在幹些什麼，她要脫去一切噬食她的什麼，讓她回到人行道上，挺挺胸脯，對那青碧的長空吐一口氣吧，然而「啊」！她驟然隨着自己那個爆斷腸子般的叫聲，她撤着枕頭的兩隻血手，立刻跟着她倒下去的身子，突的撒

開了！

洋燈裏的火頭，在不住的飄幌，一條黑色的烟舌，舐出燈罩上的破紙外面，整個屋子似乎在那幽暗微弱的光波中，在慢慢地浸沉下去。

牆上的屋漏水，無聲地爬着，兩條蠟淚似的，它們默默地望着牀上的母親與孩子。

天微微的發亮。前面那座紅色尖頂的高樓——福音醫院裏，傳出撒冷撒冷的鈴聲，這鈴聲，叫醒着全院的病人，並且誠摯地安慰他們：「祝福呵！你們痛苦的一夜又過去了。」

這面屋子裏的威瑛女士，依舊像剛才那樣，半躺半坐的靠在那堵爬下屋漏水的牆上，她臉的全部，全給那燈的黑影遮着，這時她驟然看見那將要發亮的一線窗，心裏吃重的一震，她覺得自己身體的全部，像脫了籠的什麼東西，一下無力地散了開去，眼淚淌到臉上，但很快又別過臉去望着那暗啾啾的牆角，她生怕看見被她拉到牀沿上的那個滑膩的什麼也沒有蕉蓋的小生命，是的，她不能再看他，她把剪下的臍帶和胞衣，早放在這小生命的旁邊，「唉，帶着吧，孩子，你投錯了時代也投錯了人啦！」

但是，孩子還拚命鼓着他的肚子在嘶聲地哭着，舞起兩個發抖的小拳頭，似乎在憤

怒地尋找他的仇人，總之，他不能隨便的來，也不能隨便離去他來到的這個世界。

咸瑛眼睜睜的望着裏牀的牆角，焦裂的嘴唇，鋸齒般的拉開着。而那條舌子，也患什麼佝僂症似的，給火在燒的舌根吊緊着。她彷彿滿身全是耳朵，在聽着外面每一滴的簷頭水，不，她，她狂怒地咬着自己的手，是的，她咬着手背上的肉，狠毒地搖着她的頭。

她不敢看那孩子一眼，孩子的呼吸，使她窒塞着每一根血管，她希望自己的血管迸斷，也希望孩子的呼吸早一點停止，她不能看他，也不能拉他，雖然一分鐘裏，他想伸出一百次以上的手過去拉他，但她的手終於給自己的牙齒狠毒地咬着！

孩子的嘶聲，在慢慢地低下去，啞下去，慢慢地，遠了！

亮光，從一線窗裏無力地推進，推到屋子的一半它停着，在那裏冷冷地瞪着白眼，似乎對着黑暗裏的那個女人，在惡聲的毒罵着：

「啊！什麼黑心的毒婦，你——人類的劊子手！」

咸瑛一下咬出手上的血，一陣猛烈的敲門聲，把她突然驚得從牀上跳起——

「誰？」

她眼睛裏的火星，直射在那敲得要倒下的門上。

「啊喲，你倒怎麼說的，開門，這房子沒有賣給你啊！」

房東媳婦哭哭啼啼的拍着這房門外那張洗衣棹：

「什麼，冤有頭，債有主，你爲什麼偏要尋到我們這一家呀！怪不得昨天阿寶老子，一輸就是洋錢二十，開門！」

門外那兩路蛇似的眼光，似乎正咬在威瑛的臉上，不，那些陌生的眼光啊，全屋子的，全巷子，都要在射倒威瑛女士的門，推到這屋子裏所有的牆壁。好！來吧！

「開門，你算什麼的啦，開！你能擔保這房子不火燒，擔保這房子裏的人三年不跌破一個腳趾嗎？開門——出來說話！」

威瑛滿牀找着自己的褲子，啊，她突然撲到孩子的身上，糊模的眼睛前面，還看見那孩子的肚子，在息息地鼓動着。

「啊，孩子，我的生命！」

她用力地拖起孩子，貼到火熱的胸上，緊緊地，緊緊地抱着。

二九，二，二八於金華

出 奔

「……」

廟台上，正演着牛二虎當兵的多幕新劇。人聲轟轟地、混着一路強烈的汽油燈光，直往廟戲台斜側面的自衛隊辦公室灌注進來。

氣說：「……」

陳區長一面不如一面，在吩咐他的部下們。彷彿一堆燃着的蘆葦，一邊荷荷地喘着

「是的，戲散台後，你們第二分隊全體出發，特別戒嚴，誰也不准他通過。」

外面驟然激起一陣悶雷般的掌聲，一個年青女人紅着臉跑進來，黑旗袍，頭髮擦得光光的，她一見區長，連忙不好意思地搖搖頭：

「講得不好，我不會講！」

區長從黑框眼鏡里深深的望了她一眼，剛才暴怒的吼聲，突然平了下來。

「好，你給他們的鼓勵不少，這次出征，你們婦女隊着實盡了不少力！」

「對啦，我說嘛——」

旁邊一個保長老婆——婦女隊隊員的大剛嫂，忽然眼睛一亮，翹梢航船般的擺過來向她推出一隻大姆指：

「我說許真嫂真要得，一天比一天能幹啦，歸根是我們的隊長，婦女隊的大隊長呀！演說，哼，長着耳朵也沒有聽見女人上台演過說！」

她怪有意思地瞟瞟別的婦女隊長們，喉嚨里格拉一聲笑。一個拖着大髮辮的姑娘兒，咬着嘴里的白手絹，也一盆火似的插上來：

「真的，我剛才看見你上去的時候，真替你心跳哩！」

許真嫂焦燥地吐口氣，這時家里老娘那張愁苦的哭臉，又鬼影似的遮在她面前——「呃，你說，你說，你不替老娘想想，難道真寶兒也不在你的心上了？你說，你要望着真寶兒去當兵嗎？」許真嫂默不作聲地低下頭去，用力翕動她眼角邊的那顆大黑痣。然而對面的大剛嫂，却依舊蛇似的繞着她，跳起一臉雀斑，把那個大髮辮的姑娘兒一推：

「別跟我壽頭色氣吧，我們許真嫂這點資格也沒有，還當得了大隊長嗎？我說李小

姐的眼力真不錯，歸根外路人，故所以她到這里不上三天，就跟我們許真嫂拜了姊妹哩，她跟李小姐比起來，我說就只差幾瓶烏黑水！」

她亮着一雙水汪汪的三角眼，心里却着實咽不下這口氣——什麼婦女隊長？什麼李小姐的拜妹妹？一個養媳婦的小出身，哼，論身份，太剛是保長，大剛嫂總不能不說是保長太太吧，然而天潮變啦！哼！她眼皮上辣刺刺的一熱，立刻醒把鼻涕在地上。肚子便暗暗的說：「什麼威風的婦女隊長啥，有本領叫她的老公不出征，我就倒頭着爬給她看！」

外面一陣怪聲的喝采，幾個女學生，尖着嗓子開始唱那流行的送郎曲。陳區長忽然從靠窗這廂轉過頭來，對許真嫂說：

「我想趁着這個熱烈的情緒，你們最好還能和到場的出征家屬，作一次個別談話，還有三分之一的壯丁沒到隊，但後天——」

許真嫂遲疑了一下，望望滿屋子的人，走上去壓小着聲音說：

「報告區長，我家還有事，請派別的同志吧！」

「啊喲——區長，不是我多嘴——」

大剛嫂格登格登的插上去，故意在許真嫂的背上一拍，那種發尖的聲音，似乎要把

悶在屋子裡空氣撕碎。

「當真，區長也不必多耽心，譬如，譬如我們隊長的許真哥吧，今天就沒有到，難道他會逃走？」

區長並沒有望她，只焦燥地朝許真嫂擺擺手：

「這工作是重要的，不要忽視，但臨時也派不出什麼人！」

他立刻又回過去，對站在那裡的另一個武裝同志說：

「是的，今天到隊的壯丁，一律留下，知道吧，你們三分隊全部負責！」

「是！」

那個人急速地從人叢里退出。於是冷在壁的大剛嫂，便把呆在那裡的許真嫂一拖。

「啊，我替你想想也應該早點回去啦，這怎麼說得過去呢？許真哥後天就要出征，今晚戲也不來看，還不是爲着要等你，真是，我說鄉下夫妻，步步不離，何況出征這大事……」

許真嫂憎惡地瞪了她一眼，退到靠壁的板櫈上坐下。

「呃，許真嫂，我還忘記告訴你。」

「什麼？」

許真嫂猛一震，望着燈影里的那個人——只見她習慣地把白手絹掩在嘴角上說：「剛才，還是黃昏邊吧，你們家里的小阿龍，又闖到這里來尋你，立等着你回去，什麼都不說，哭哭啼啼的！」

「見的！」

許真嫂霍的站起，忽又坐立不安地用力坐下，靠着牆，投在焦慮的沉思當中。

「報告區長——」

門外出現一個持槍同志的黑影，大聲地朝里面說着：

「剛才抓回的逃丁——陸長富老娘要見區長！」

「啊，叫她明天來！」

「是！她說一定要見，在地上亂滾哩！」

「呃，麻煩！」

陳區長疊着兩個手在桌沿上一擊，回過來朝許真嫂揮手：

「好，這件事你們婦女隊去解決吧！」

許真嫂機械地走到門口，幾乎給闖進來的一個婦女同志撞倒。

「啊，你在這里，你在這里，東鄉又送來慰勞品，隊本部一個人也不留，東西給偷走了誰負責？」

「那你，」

「我？我不是派在家屬們一起嗎？」

「好！」

許真嫂掉轉蒼白的臉來，望着牆角里的那個姑娘說：

「巧姑娘你去點收一下吧！」

「呀，真是能者多勞——」

大剛嫂不服氣的盯着許真嫂的背影。手一拍，嘿的冷笑一聲說：

「作孽！人家老公在家里——等爛了心哩！」

★

★

★

★

直到城隍廟的戲落台以後的許真嫂這才有個閒空的時間回家去。

十月無風的銀灰色的晴夜，幾顆疏落的星星，嵌在深藍的天壁上，默默無言地照着。她也照着她旁邊那條淙淙的小溪流。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遠遠近近的狗，也不破聲地吠叫一聲。

許真嫂急促地走着，舌尖是那樣的焦熱，腰眼裏酸得要折斷似的，她漠然地望望西山坳上的那綫鈎鈎月，她簡直不能想像這一天里，她到底做了些什麼，而最使她奇怪的，今天，這十月初八的今天，非但婦女隊同隊的隊員，似乎連街坊上，巷子裏，只要跟她有半分面熟的人，都想跟她抬一抬扛，學着那個尖嘴薄臉的大剛嫂，故意「隊長」「隊長」的叫着她，彷彿捉住了一個偷漢的女人，什麼人都有資格朝她狠狠的唾一口。

「唉，天報應！隊長，隊長，看她還會不會再叫別人的肉去當兵吧？」

「你曉得她的老公一定去嗎？人家早咬過區長上司的耳朵啦！」

「啊——隊長許真嫂，你今天得格外上上檯，你還是出征軍人的家屬哩！」

弄得許真嫂哭笑不得地在心里暗暗的咀咒着：

「隊長，隊長，這斷命隊長是我去求來的嗎？」

的確，許真嫂的當隊長，幾月之前，她做夢也沒有想過，都是李小姐，要不是她的確，許真嫂的當隊長，幾月之前，她做夢也沒有想過，都是李小姐，要不是她，陳區長怎會把這差來派到她頭上來呢？至於李小姐的下鄉來，許真嫂也不過看她爲人好，難得洋學生這樣沒有架兒，孤另另的住在祠堂裏，這樣那樣的弄不來，說句高攀的話，許真嫂這好心眼兒的，也不過偷空去跟她做做伴。後來李小姐要開班教書，這在她，簡直高興得發跳了。她從小也會經念過本把手足刀尺，可惜阿爸早死，阿娘改嫁的前

一天，就把她一盆水似的潑進許家門里，從此她的學名「王翠珠」也就漸漸地被人忘記，而讀在肚子裏的人手足刀尺，也漸漸地像三月楊花般的，跟她越飛越遠了。然而儘管是這樣，李小姐却說她是有根基的，所以識字班一開頭，就派到了她的正班長。當識字班結業的那天，連區長也鄭重其事的趕來給獎，徧徧拿起第一面黃旗，就叫到她「許翠珠」的名字，區長深深地望她一眼，也恭恭敬敬的回了她一鞠躬。當天由於區長的熱心提議，希望她們這班學生，能够很快成立一個婦女工作隊，於是得黃旗的「許翠珠」，隔不上兩天，也就派上了「隊長」這名頭。

「啊 這個我不來！」

當李小姐提給她區長發下的委任狀的時候，許真嫂簡直要哭出來似的，連忙把它塞還到李小姐的抽斗里。

「我不來，這個我無論如何做不來，要是李銘姊用得着我，將來你隨便到那裏，我都冒死的跟你去！」

然而李小姐的嘴多會講，抗戰建國，婦女解放的，真的，恐怕陳區長還沒有她的口才吧，說得許真嫂臉頰紅到頸額，頸額又一直熱到背脊，背脊上汗滋滋地，簡直還是一句話也說不出。於是隊長，隊長，「女隊長」的這個生疏而又奇怪的名頭，對於她，就像

一個年輕的少婦第一次發現自己懷孕似的，那麼惶惑地一直讓它掛到了今天。十月初八這鬼日子的今天。

這時當她走過李家祠堂的門口，她突然停下脚步，從銀灰色的月光里，漠然地望齊那排錯落不齊的欄柵門。只見欄柵的黑影，斜倒在裏面二門邊的石馬上，顯得非常沒有威勢和冥冥的樣子。

她走上去把門輕輕地推了兩下，明知這門是沒有上拴，但她的手已經從那里鬆開了，不過在她那烏亮的眼睛前面，却立刻幻出李小姐剛才那張青紫發抖的打擺子的瘦尖臉，她覺得李小姐的日子更不會比自己好過多少，人家黃花閨女，好出身，在家里真是伸手端碗，縮手放箸的，又何苦吃辛吃苦，來這山角落里，住着沒有人住的破祠堂呢？而且她不一樣給人罵得背皮發焦嗎？也決不因她是知書識禮，就罵得格外文氣點。什麼沒有人要的騷貨呀；什麼抽女兵的呀；什麼販賣人口的呀；又是什麼陳區長的姪頭呀……她整天在外面跑來跑去的，難道就一點也不風聞嗎？

月光驟然一暗，她眼前的房舍和村野，似乎在一個不可捉摸的震動當中，立刻和她模糊地疏隔起來，她咬着嘴唇不透氣的在焦熱的舌尖上說——

「呃，這鬼竄地方，要是李銘姊真心超拔人，死，也跟着她去！」

於是，她掠一掠披到臉上的短髮，摸過祠堂側面的小路，不上半筒煙，便走到那三間鴿棚樣蹲在一株大樹下的家門前了。那時在西首的一線窗里，正微微地透出幽暗的火光。婆還沒有睏呢，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起來。彷彿一個不是老偷東西的人，驟然之間，撞着了那個滿臉頹喪的失主時候，一種說不出的責備，懊惱與心虛惶恐的情緒，複雜地控壓在她的心上。她不知所措地絞着自己的手指。

低空里那株撐在屋瓦上的老樟樹，活像伸開巨臂的黑色魔鬼，那樣淨淨可怖的樣子在要向她撲下來。她悶着頭走到板門跟前，但立刻又縮回，從老樟樹的極枝里，望着顆孤零零閃動的北斗星，她覺得應該先朝那一紙窗里，低聲柔氣的叫一聲「娘」，然後再去推開那兩扇——僅僅用一張條檯靠上的板門。然而當她走到一紙窗的泥牆下面，腿一軟，她又不知所措的退了回來。彷彿她昏暗的眼睛前面，什麼都像一面拉緊的弓，只要輕輕地一觸，那弓的弦子，就會立刻迸斷，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似的立刻失常地顛覆起來。

她再望望那顆北斗星，然而已經在一片蝙蝠樣的白雲背後消失了。空里起着瑟瑟的風，樟樹上不安地落下渣壳般的落葉。突然，不知那裏竄出的老黃狗，瘋了似的朝她嘶聲地叫起來，同時，那浮動着火光的一綫窗里，出乎意外地飄出一個落葉般的老太婆的

叫聲來：「誰呀，緊了頭嗎？」

「誰呀，緊了頭嗎？」

「啊——？」

許真嫂突然一震，一窩風地旋到窗口，對這意外的沙啞聲，她萬不能相信這是從她婆的濕嘴里鑽出來的。她本能地答應着：

「娘，我回來了！」

同樣這聲音也不像是她自己的，爲什麼那樣的抖呀？只聽得窗里重重地翻了一個身，於老娘的聲音又：

「起風了，會不會下雨呀？看看天看，會不會下雨呀？」

「嗯，很好的天！」

許真嫂走到板門口，拚命摸着上面的門對，看——是不是在夢頭里？

「好的，不會下雨嗎？不下雨就好！」

板門推開的時候，老娘已經巴巴的站在那里，而且端着一盞菜油燈，彷彿一個年邁倚闌的慈母，那麼焦心憶憶地在等候着她千里來歸的兒女一樣。

「啊——娘！」

許真嫂又是出乎意外地一震，兩顆豆大的眼淚制不住的從她烏亮的眼睛里爆出來，拴上門，搶過老娘手里的菜油燈，一隻手扶着她：

「不當心着了涼嗎？」

她瞟了老娘那銀白的頭髮一眼，頭就莫名其妙的暈起來。她來到許家門里十四年，除了和許真小鬼頭拜堂那一天，見過老娘那種眉花眼笑的臉色以外，在那悠長的歲月里，她簡直就像給牛羊踏——在路旁的賤草，拾一拾頭的日子也不曾有過。大家欠，多還少的樣子，說起話來就像隔着河灘似的，也很少有什麼話說。

「呃，不下雨就好，剛才真實兒走的時候我渾身骨眼都酸痛，我還以為天要變啦！」

「他，去了嗎？」

「走了，不然癡獍等耗頭，不走還等他們來捉嗎？」

「啊——？」

許真嫂手一鬆，幾乎把油燈潑翻在棹上，她望着那豆大的火頭，眼睛里旋着無數的黑圈。人——就像一隻脫籠的沙桶，一下要吃不住的粉碎地迸開來。

但坐在牀沿上的老娘，却像演完了一齣多幕劇的重要角色——那麼平靜而又滿足地在回味着那些動人喝采的場面，直到她發現翠丫頭臉上淌着眼淚的時候，這才慢慢地欠

一欠身，搖着耳朵上那兩隻酒盅口樣的大銀環說：

「自然，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東村頭八八婆就跟我一樣見識。她的毛三頭不也是一條出色的板漢，真是五個指頭伸出去，那一個會比別人差短些？當真，我們家里，上祖歷代沒作過孽，苦苦做，清茶淡飯，我土也在頭上了，還拿兒子的性命去飄洋過海？他的死鬼老子也對不住呀！不過，我要跟你說——」

老娘抖擻顫顫的站起來，裏壁泥牆上，拂起她的那隻大袖管的黑影，她把翠丫頭一拉，露着一顆搖搖動的長牙齒說：

「呃，傷了頭，暫且躲躲的呀！風頭一過，不也就鮮龍活虎的回來了？伍子胥也落難過昭關吶，我們小百姓，小災小難！其實龍山頭姨婆家里，也不少着他吃的一口。不說別的，她討第三房的媳婦的時候，我什麼樣的忙沒有幫過她？呃，我跟你說，呃——來牀上坐一坐吧，傷心，一天到晚替別人跑腿，有人還說你不知拿了多少錢進來給我吶，呃——我跟你說。」

「不，我還有事情要出去！」

翠丫頭望着狹狹的一線穿，眼睛里爆出痛苦的火花。從那火花里，她看見一串串臉色灰紫的逃兵，全像穿在狗尾草上的蚱蜢那樣，睜突着死魚般的慘白眼睛。這面老娘的

皺臉却立刻一虎，哆嗦着扁扁的嘴巴，似乎在那里暗暗的罵着——「啞，架兒到不小呀！什麼事比自己的老公還要緊吶？騷貨——捧不上檯盤的！」

這時躺在藍布帳里的小阿龍，突然擂鼓般的把腳跟在牀板上槌着，一面大聲地叫起來：

「啊，不好了，阿哥快逃，自衛隊來捉你了！」

翠丫頭木然地掉過頭來，朝黑暗的牀角里重重的吐了口氣。

老娘可一把拖過小阿龍，在他臉頰上劈劈兩下。

「該死，你屁放！」

她立刻拿着檯上的一注棒香，就在油燈上點着。只見兩片推着白沫的乾嘴唇，哆哆嗦動一回，她就拿着香抖抖顫顫的摸出房門外去了。

許真婢朝她的背影瞟了一眼，覺得這低矮的屋子，驟然空落落地的異樣起來。她望着每一件破爛的傢具，和每一張板檯竹椅，似乎在那些東西上，會搜索出她丈夫——許真這鬼人精兒的，在臨走時丟下的一點什麼。

最後，她從小阿龍的腳頭，拿起一雙許真的臭襪，這襪子，還是她前一星期里帶到婦女隊去補的，拿回來的時候，就朝許真的鼻子上一送：

「哪，穿吧，別人忙得氣也透不過來，還要替你們男人補襪子，你們男人到幫了我們什麼忙呢？」

「拿你的娘，開口男人，閉口女人，男人女人，也要一點臉吧？」

許真喝了點燒酒，眼睛紅紅地望着她，突然在她的腿上擰了一把，於是呵呵的笑起來：

「不要男人女人，你們什麼婦女隊——我老子的鳥！」

「你？」

「我，我是你的家主公，管你，叫你乖乖地生兒子！」

霎然間，許真嫂週遭的一切，都有力地旋了開去，她燒熱着兩片緋紅的臉頰，那雙格外烏亮的眼睛，却迷惘地依舊盯着她手裏的那雙臭襪。

「呃——總算上上！」

老娘巴巴的從門里走進來，朝坐在她牀沿上的翠丫頭睜細着眼睛一笑，立刻哩哩啦啦的告訴她，一面只管在自己的胸上撫着：

「總算上上，當真做夢都是反的！剛才我朝灶君老爺一連磕二十幾個頭，一連三回都是「勝昭」，後來我一滴一個，偏偏還是「勝」，是的，灶君老爺是通天的，他閉了

眼睛什麼都知道，呃，呃，真的我要跟你說……」

「娘還是個調吧！」

翠丫頭似乎要拚命避開老娘的說話，扶着她坐到牀上。

「不，我要睏自己曉得的。我跟你說，你明天一早就去請李小姐來，我要跟她商量商量，當真我不相信她連這點面子也沒有！」

她在翠丫頭的手背上戮了幾下，嘴角上的白沫厚厚地堆了起來。

「真的，你也太忠厚，自己男人的事情有什麼吞吞吐吐的，給她們跑了這幾個月腿，吃着自己的飯，就是區長老爺也要讓你一面呀！你明天一早就去請李小姐來，我老實告訴她，要是還有三長四短的話，就叫警察兵來捉——」

老娘說到這個「捉」字，連忙眼睛一眨，去揚揚燈蕊，重新改換着口殊說：

「總之，有話我去說，官司我去吃！」

燈光又在慢慢的暗下去，許真嫂的心一刻刻的重起來，靠着老娘的牀柱，頭低到胸口，一束黑黑的短髮，遮在她白的臉頰上。

突然，穿在狗尾草上的那串蚱蜢樣的垂死的慘白眼睛，又水泡似的出現在她的面前，在向地慢慢地蹙動，慢慢地移過去，「呃——許真你這鬼！」

許真嫂猛一怔，只見房里的油燈已經快要熄滅，自己攔在腿膝上的那隻手，還緊緊地抓着許真的臭襪。

左近傳來第四遍的更鑼聲，保長家的那隻大花狗，拚命地朝這面追叫過來。

許真嫂推起臉上的短髮，忽然想起日里的大剛嫂，這尖嘴薄臉的長舌婦，到像什麼人活了地的年紀似的，那括啦啦的聲音，這時候似乎格外清楚地在她的耳朵邊竹絲帚樣的刺刷着。

「啊——你來替許真報到嗎？真是好夫妻，我們的好隊長！」

「哼——」

許真嫂吹熄了燈，一路朝自己房里摸去，這聲音就像鑽在她耳朵里什麼小惡蟲，越爬越進地，彷彿要突破耳膜，直鑽進她的腦門中去。

★
★
★
★
通夜沒有什麼合眼，天一絲亮，許真嫂開着門出去了。

村莊全在霧的包圍里，她走不上五步，那黑旗袍的背影就給前面的濃霧緊緊地吞噬着。

她看不見李家祠堂的屋脊，也更看不見西南角上那龍山頭的山尖，一切是那樣的迷

惘，彷彿是一個無邊際的巨大的迷宮，那樣白茫茫的模糊了她來的路，也模糊了她要去的路。她走得異常緩慢，似乎不希望再有人看見她——要那磨搗來天地把她嚙碎，無聲無息地把她嚙碎。

鳥在看不見的樹枝上叫，溪水就在不遠的前面淙淙地流。在這狹狹的霧路上，突然撞出一條牛，許真嫂憎惡地站在路旁邊，同時耐不住的橫了那牛背上的孩子一眼。

「啊，許真嫂！呵，你們許真哥幾時進城啊？」

「不知道！」

「呀，騙人，你們一家子裏的還不曉得嗎？」

「不知道！」

許真嫂不知爲什麼，很想奪下孩子手里的牛鞭，對着牛的臀部，辣辣地抽上幾百鞭。

「啊呀，你不高興他去吧？」

孩子從牛背上跳起，烏溜溜的眼睛望着她，伸伸舌子，忽然撒野地學着女人的尖聲唱起來——

「……前方呀，後方——」

爲了救國要拚命，嘍嘍嘍吓——我的哥！」

「小鬼！」

許真嫂咬着牙迸出這麼一聲，便急促的放步走着。脚下的石板，給震得砰砰亂跳，全身的血液充到她眼睛里，她不能想什麼，然而不能不想。是的，她不能讓許真落上個不明不白的逃了罪名；是的，她不能讓許真這條板漢，也像喂鴨子的蟻蚱那樣，給別人穿在狗尾巴草上；是的，她不能讓這些尖嘴薄臉的騷貨，一心一意地在等着她的好看；是的，老娘的土也在頭上了，是的，是的！

她一路像匹瘋牛似的直頭衝着，白茫茫的霧濛不住的在她火熱的身邊飛開，但又不住的推向她的前面，迷惘地凝聚着，迷惘地遮隔了她昏眩的視線。

啊——她終於到了區署的門口，那縮在街弄裏的區署的黑門，立刻就像兩塊棺材板似的豎在她面前，她驀地打了個寒噤，似乎異常陌生地朝它瞪了幾眼：「是的，到了呵！」她自言自語地向左右緊關着大門的人家望望，但當她聽到自己的聲音，她又猛的從地上跳起，踏着什麼陷阱似的，人就昏昏地，似乎從那發軟的地層上，直往底下冷冷的沉着。直到她好不容易發現區署那棺材板樣的黑門，還緊緊地撐着的時候，她才沉重地鬆了口氣，同時一種電流般的暴力，把她猛的從門前的石階上推下，她立刻沒命地奔出街弄，但似乎聽到區署開門的聲音，更聽到什麼人接屁股向她追上來，她突然停住脚步，

只見一隻醒不醒的街頭狗，向她「汪」的一聲直撲過來。

「瘋狗——呃！」

兩分鐘後，她才感到自己的心在卜卜的跳着，但那條空落落的市街，已經像一條死蛇似的給她丟棄在遠遠的後面了。於是卜卜跳的心，也隨着她驟然鬆弛的脚步慢慢地平了下來。兩隻虛腫的眼睛也慢慢低下來，訂在自己的腳尖上。

白茫茫的霧，層層地包着她，她聽不見樹上的鳥聲，也聽不見那淙淙的溪流聲。可是不知怎一次，那皮包骨頭的李小姐，却在她憎惡的眼睛里站了出來。她失神地一怔，一隻黑色的飛鳥拍的從她面前穿過，她又深深的鬆了口氣。她覺得李小姐什麼都好，但只是飽人肚里不知餓人飢，一天到晚趕得別人像火燒似的，難道她不知道許真要出征？而且上次許真要在本地當自衛隊，她也並不是什麼蠢人，然而老是推三托四地：「呃，名額照啦，下一班看，下一班看！」好——現在去看吧！

露里夾着絲絲的毛雨，許真嫂左右皆非地劃着自己的脚步。她又覺得婦女隊這樣攙下去，一些男的罵，女的怨，總有一天會攙得她河邊上截樹，沒有登身之處的一天的！是的，她這一次再不能吃軟了，她要一五一十的告訴她，老老實實把區長那張紙頭還給她！

「啊，好早呵，我本來要找你！」

許真嫂就在李家福拐角上，幾乎跟李小姐撞了個滿懷。她四顧茫茫地一怔，連耳朵根子也火熱地紅了起來，含糊地不知說了句什麼，但是李小姐卻沒有聽見她的聲音。

「啊，我正要找你，正要找你，快進去，我告訴你！」

李小姐的眼光有力地盯在她眼睛里，似乎直盯到她心里。她立刻垂下自己的睫毛，不透氣的在腿叉上抓了一把。

「呃，你的病好了嗎？」

半響，她才想出這麼一句，不過再沒有朝對方臉上望，覺得那包緊在骨頭上的一層發青的皮肉，似乎有種怪不舒服的光頭在眩着自己的眼睛。

「這不去管它，啊，你也不舒服？你的手心多燙呀！」

許真嫂鬼魂似的飄在李小姐旁邊，當跨進李小姐房間的時候，她窒塞地渾身一抖，覺得李少姐身上一股什麼冷氣，兜頭撲面向她傾壓下來，她很快地這樣想：「是的，我們是粗人，但這一次決不再吃軟了。」

李小姐房里，簡直得太不成話，她似乎總沒有看見這麼空虛和這麼雜亂過。一張半桌，一張板牀，一張檯，臉盆水瓶和換下的衣褲，都隨便地丟放在地上，馬桶也沒有個

，不知她是怎麼樣解手的？她暗暗地睜了她一眼，就在這靠窗的板牀上坐下。

「呃，昨天夜里我得到消息，大剛嫂這保里聽說也逃了好幾個壯丁，好得當夜抓回兩個！」

「抓回兩個？」

許真嫂沒有望她的臉，背脊上透着滋滋的冷汗。

「是的，兩個。這事攪得太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

「那兩個？」

這句話在許真嫂舌尖上抖了不知多少時候，但終於生硬地吐了出來。李小姐似乎沒有聽見，她在桌子不知寫些什麼。突然轉過身來朝她一望，那有力的眼光，又一次的盯到她眼里，她覺得腦門里不知爆斷了什麼，只聽得一陣嗡嗡的亂叫。

「你幹快去把大剛嫂找來，我們談一談。」

「大剛嫂？」

「是的，她應該多負點責任啊，你的臉色很不對呢！」

「抓回的是那兩個壯丁，你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李小姐又回過去在紙上沙沙地寫着，說話的聲音悶在桌面上——

「是的，把大剛嫂趕快找來，我看她相當機警，說不定有辦法的！」

大剛嫂？這尖嘴薄臉的騷貨？許真嫂全身一軟，彷彿是隻破爛的沙袋，給人蠻不在乎地往李小姐牀上一摔，屋頂在她的眼睛裏發旋。哼，大剛嫂，她簡直不知道李小姐看中她那一點？論工作，誰不知道她水面上貼膏藥，聾子的耳朵裝裝樣？

「是的，大剛嫂雖然咕刮一點，但是我到喜歡她的心直口爽，做事一點也不女人氣——啊，她來了！」

李小姐霍的站起，大剛嫂似乎剛進二門，那尖尖的聲音已經鑽進這面房里——

「李小姐，李小姐，啊呀——真把我氣死啦！」

「好的——來吧！」

許真嫂倒在牀上沒有動。緊緊抓着拳頭。

「啊，李小姐，說來話多，真差一點會把我氣死！保里逃了人，大剛這死貨，偏找着我這空子來出氣，你想呢，我小小的一個保長家小，真是站在別人面前也要低矮三寸，什麼事有我有說話份？而且大家都是見面見面的，即使我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報告大剛呀——總說丈夫只聽枕頭邊的話，弄得大家天怒人怨的，實在也犯不着——啊，許真嫂你也在這里嗎？好早哇！」

大剛嫂尖着三角眼，一下旋到許真嫂面前，怪有意思地睜了她一眼，接着在鼻孔「哼」的一笑。

「啊，我還不知道我們的隊長也早來了，我想這些事情不用我再向李小姐報告了吧？」

「是的，我昨天晚上已經得到消息，但是知道的不詳細！」

「啊，詳細嗎？我看李小姐的身體也不好，還是偏勞我們的隊長去辦吧！當真，我總說，當兵就一定會死嗎？不過現在這班後生小伙子，不討老婆還好，一討了老婆嘛，哼，老婆枕頭邊一句話，就比區長老爺的演說還見功，不是嗎，女人總是禍水，不是嗎，不是我多話，爲什麼女人撒尿就不會上壁啥？」

這麼着，她那隻戴金戒子的手，便重重地在許真嫂身上一拍，人就跛的在她旁邊坐下來。

「呃，大剛嫂，關於這次出征，我想我們要多出點力，一方面幫着你們保長的忙，一方面也替我們的婦女工作隊爭口氣，這應該是我們工作的一部份！」

「啊，李小姐的話錯是沒錯——」

她跳起一臉雀斑，朝李小姐許和真嫂有力地勾了兩眼：

「不過，不是我多嘴，李小姐真是放着重將不用，我懂什麼呢，真是——隊長的一隻腳趾也不如呀！」

許真嫂忍不住的從牀上跳起，青着臉，從睫毛下瞅了大剛嫂一眼，便一聲不發地朝門外衝去，大剛嫂冷冷地一笑，李小姐急急的追上去，拖着她：

「去那里？」

「……」

「呃，你今天怎麼攪的啦？」

許真嫂厭着一口氣，眼淚湧到她充血的眼睛里。

這時大剛保長匆匆的撞進來，冒着滿頭熱氣，什麼招呼也不打，便指着許真嫂粗聲地嚷着：

「唉，真叫我為難，真叫我不要幹這斷命的撈什子，唉，你，你在這里很好，李小姐也在這里，今天許真的事情，你得給我個交待，是的，你向我親口報到的，你得有交待，有個交待，不然——你自己對區長去說去！」

許真嫂退到天井沿的欄柵上，咬着嘴唇，直視着灰茫茫的天井的上空。

「啊，我真忙昏啦，怎麼，連許真也走了嗎？」

李小姐氣急地側到許真嫂身邊，用力地想要把她的身子撥轉來。

「怎麼，你對我說。當然，你不是一般的女人，這兩天大家實在太忙了，來——還是去房里談吧！」

「不，李小姐，我看不必房里房外——」

大剛保長鼓起他矮脚水桶樣的粗身子，氣急地轉到房門這面，輪起兩隻血紅的豬眼睛——什麼婦女隊長不隊長，他根本就不管這一套，他只差沒有動手去拉許真嫂，不客氣的瞪着她的背影說：

「總之許真嫂要給我個交待，公事公辦……，」

「啊啲啲——」

房里拋出一陣格格的笑，大剛嫂翹稍航船似的從門里搖出來，把大剛用力一推，同時尖了許真嫂一眼說：

「呀，好一個忠心耿耿的精明保長，區長老爺補貼你多少好處啦——公事公辦，這里是你辦公的地方嗎？真別跟我有眼不識泰山吧！」

「什麼，你也是一窠子的鬼？」

「啊呀，怎麼扯到我頭上了呢，真是狗咬呂洞賓，我算什麼呀，撒尿也不會上壁的

，平時嘴上講得好聽，不過是哄哄這些土包子的呀，不過當真你還怕着我們——隊長，沒有個山高水低的交待給你嗎？」

「好啊，拿交待來呀！」

大剛保長這下再忍不住了，走上去把許真嫂一拉，裂着兩片紫黑的厚嘴唇：

「好，別跟我裝啞吧，你是你親口向我報到的，你說，你說，嘿，到我頭上來玩金蟬脫壳的把戲嗎？」

「我玩你的把戲？」

許真嫂撇開他的手，閃着發亮的眼光，一下又緊緊地抓着欄柵，她似乎看見許真這鬼靈精，給人搥倒在地上一——那麼忿然地朝她睨着無力的白眼，她全身要迸碎似的一震，咬緊了牙，似乎這一輩子也不打算再開口。

「好吧，我們里面去談談吧？」

「對啦，還是跟拜姊妹李小姐商量商量吧，當真前方打仗，少了許真一個就不要打嗎。不過遲啦，呃，我的保長老爺，你默在這裡幹嗎呀——熱面孔換人家的冷屁股！」

「吓，讓開！」

大剛保長劈開老婆的手。衝着李小姐，突然嘶聲地吼起來：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能爲着她一個人在這裏磨陽短壽！」

接着，他用力地在欄柵上一拍：

「來，跟我去！」

「吓——多狠啊！」

旁邊大剛嫂那刮啦啦的尖聲，突又蜂刺般的插上來：

「老實告訴你，我的保長老爺呀，男不跟女敵，老實告訴你，女人枕頭邊咬一咬耳朵，端正比你保長老爺的鍊條硬得多！」

「不，我們不要把話扯開去，許真嫂是全鄉婦女公推的模範妻子，讓她靜一靜，來，我有話跟你談！」

李小姐好不容易把許真嫂拉到房里，隨手推上了門。許真嫂橫了那陰暗的小屋一眼，立刻制不住的嚇嚇地哭了起來。

「是，我知道你，這不是你的有心放走許真，然而你得替許真想想，替你自己想想，替這方面整個的工作想一想……」

「不過……李小姐！」

許真嫂噙不成聲地，她不知道說些什麼，只覺得一陣突來的暴力，猛的從腦門上劈

下來，在她的眼前泛溢着一片深深的黑潭。她支不住的倒下牀去，然後又發瘋似的跳起來，劈開李小姐的手——

「我——我——」

可是窒塞着的喉嚨里，再迸不出第二個字來。外面一陣格格的笑，混着男人粗厲的吼聲從門外鑽進來。

「啊——」

許真嫂突的衝到門邊，忽又着魔似的直着腰退下來。

「報告——」

房門驀地滾開，許真嫂一眼瞅見那個麻臉的區丁，便猛向他撲了上去。

「好，你來抓我嗎？」

「不，區長請李先生帶你一同去！」

「是的，去，見區長去！」

大剛保長紅着豬眼衝上來，像要吞下許真嫂似的，一下把她從門里拖了出去。

「啊——你動手！」

許真嫂驟然睜起發亮的圓眼，不屑地瞪了大剛一眼，同時有力地擦過大剛嫂的肩旁

，昂着頭從欄柵前的階沿上衝下去。

霎然間，一陣異樣的沉寂，流過各人的心里。大剛保長蠢蠢地望着天井，半嚮，才紫漲着臉追上去。

「見區長去，我同你見區長去！」

「你配？我不認識區長嗎？」

許真嫂憤然地搖起掛到臉上的散髮，頭也不掉的朝門外走去。

「嫂嫂！」

「呃！」

從毛雨中鑽出來的小阿龍，彷彿小狗咬着被掃帚，突然跳到許真嫂面前。她覺得背脊上一麻，但什麼也沒有說，朝剛才來這條路上衝去了。五分鐘後，她青着臉站在陳區長的辦公桌前，她的聲音響亮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從她潔白的牙齒上爆出來：

報告區長，鳳鳴鄉第五保第五甲第十四戶，我丈夫許真，昨晚逃走了。」

陳區長從那黑框眼鏡里，深深地望了一眼她。

「當時我還在城隍廟沒有回家，他現在在龍——」

許真嫂的話，猛的吃重地一頓，人完全在一陣強烈的窒塞與昏眩當中。

「龍門灣嗎？」

「不！」

她用所有力氣，支持着將要倒下的身體。

「龍山頭，土地廟後面的這一家！」

「是的，」

陳區長按着桌上的掀鈴，一面又深深地望着她說：

「是的，你真不愧爲我們婦女隊長！」

★

★

★

天已經斷暗，當人們把許真的老娘從小溪里救起的時候，許真嫂像一隻嚇傷了胆黑兔那樣，正攀着李家祠堂的後院跳出去。李小姐站在短牆里從黑暗中望着她模糊的臉影。天瑟瑟地下着雨，風越過後面的山林，呼呼地捲向全村。

「好，你去就是，一切她們都會照顧你的！」

「是的，」

許真嫂緊緊地抓着李小姐的手，那發抖的聲音在風里說：

「我希望李小姐能够對許真解釋解釋，抽空去看看他老娘！」

「是的，我想他們遲早會明白的！」

兩隻手突的鬆開，風捲起祠堂前面那潮水般的人聲這麼喊着：

「啊，進去抓住她，什麼，要謀害自己的親夫嗎？」

「呸，這還了得，這大逆不道的女妖精！」

「哼，拖出來，把這騷貨拖出來！」

雨瑟瑟地，風狂怒地捲過這不平靜的村莊。許真嫂遠遠地掉過頭來，她看見祠堂前那熊熊的火光，人聲依舊似野獸般的在那里吼着。忽然隱隱地聽到她老娘的聲音，像撕裂着什麼綢帛，那麼尖銳而又粗厲地劃過黑暗的低空，壓倒着一切人的吼聲：

「來，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

哦！許真嫂奮身一震，在這夜的風雨交織當中，拚命往前面衝着。

房東

每次逃「警報」回來的時候，必定遇見房東崔先生，這位從來不穿「長打」的老頭子，好像時時在準備着和人打架似的，老遠就冷冷地瞟着我們，等我們轉了灣，或是跨上了扶梯，便又從銜着烟筒的嘴裏，拋出一陣緩慢的惡笑。

這笑聲，也一來就像破蛋壳般的咬住着我們的脚跟，但，誰也沒有掉過頭去，或是歪一歪疲倦的眼睛。

「怎麼，你打算專門不逃嗎？」

有一次，我忍不住的責問他，自然大半是我的好意。可是當我看見他那雙老像是隔着九重山在看人的眼睛，我不禁也要挺一挺胸，眼光很快的掃過他半禿的前額，從那裏

，幾乎完全望見前院裏的一簇竹叢，和竹叢上跑着白雲的藍色天壁。

半嚮，劃過我面前的，依舊是一陣破蛋壳滾落在地上的夾着老痰的笑聲，他震動着那寬大的肩膀，彷彿立在雲端上似的，向我露出着兩簇尖尖的鼻毛。

「笑話！」我簡直懊悔看見他，也懊悔看見這座漂亮的房子，雖然這房子是他族裏人該的，但他不那麼說，他說這房子總只有一個姓，不會姓黃姓白，也不會姓張姓李，相信住住，不相信他還可抓一把揀揀。「好！揀你的去吧！」我很想吐一口唾吐在他的臉上。

「嘿嘿……」

又是一陣惡心的乾笑。對我轉動着他的眼球，好像要把我的人，搓成一個極小極小的圓體，從那裏吸進去似的，突然縮起鼻樑上的皮，「咳」的一聲噲了起來：

「飛機自然怕的，不過跑跑——也好動運動，「本事」總練着啦！」

幾天後，我們的男工忽然跑到樓上來告訴我，好像壓着幾百年的冤枉在肚裏。

「真該死，真該死，我們後院裏不就有個防空壕嗎？蠻好的，兩人來深哩！」

「防空壕？」

我本能地走到窗口，看見崔老頭的背影，從一株枇杷樹後面閃了出來，並且也好像

聽見了我們的聲音，手遮着半禿的前額，在陽光裏朝我們望着。

「哪，哪，那竹林裏的不就是嗎？該死該死！那不就是防空壕嗎？」

男工濺着我一手的唾沫。但我並沒有看竹林子，只見遮在那手掌下的兩隻眼睛，就像兩個深深的黑洞，那麼一無表情地黑深深的望着我。

「嘿嘿嘿嘿嘿！」

一種勝利的乾笑，隨着近冬的秋風，掃起幾張枯落的樹葉，擊着我窗上的鐵欄。

我埋着頭，讓手裏的筆尖，在面前的稿子上劃出沙沙的聲音。

傍晚，我夾着本書，在後院裏的石子路上來回的走着。一院的飛鳥，在低空裏打旋

，噦呱噦呱，像要把整個院子抬走。我默默地望着腳背，想着一個沒有形成的題材。

「呃，你們，你們是什麼會裏的呀？」

我猛的抬起頭來，討厭！崔老頭笑嘻嘻的銜着烟筒站在我面前。

「什麼會呀——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掠着給風吹起的頭髮，望着前面住宅上的那些晴亮的玻璃窗。

「不，我說你們是在那裏公幹的？」

他點點那個新剃的和尙頭，像一條剛從水裏撈起的什麼魚，嘴唇不住的在烟筒上撲動着。但沒有看見他噴出什麼烟，彷彿他的一切，原來就全是多餘的玩意。我冷冷地望着一隻跌在地上的飛鳥說：

「不告訴你了嗎？寫文章的！」

「唔！」

他的臉已經轉了過去，但忽又回過來，隔着一重山似的幾乎並沒有看見我，把聲音攪在喉嚨裏的老痰一起：

「靠文章，唔，嘿，嘿，嘿！文章，文章多少文錢一斤呀？」

「你買嗎？」

「我？嘿，嘿，嘿！」

這時樓下東首面的軍官家裏，忽然激起一陣洗牌的聲音，老頭兒一眼瞅着從他們窗裏射出的耀眼燈光，嘴慢慢地張開，好久才嘿，嘿地朝我聳着肩膀說：

「又是王太太「和」的，嘿，嘿，兩百元的底哩！」

我不作聲。但很想問問他——王太太到底多少錢一斤，因為除了每天聽到她格格的笑聲以外，我根本不認識她到底是長的矮的，白的還是麻的。

「真的，王太太的人才好哩，做人做到這樣就不容易啦！真的，兩百元底的，她們是頂小的牌了！」

「那你不來一脚？」

「我？嘿嘿嘿嘿！」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夜晚，樓下的軍官人家，沒有牌聲，也沒有開無綫電——說不定是壞了吧？那該謝謝我的天！

我泡了一杯茶，貪婪地讀着屠格涅夫的「羅亭」。但不成，這例外的靜寂，反使我對周圍的一切陌生起來，就像驟然從奔動的車上跳下，頭裏空空的只見滿書本的字，全像黑螞蟻似的向我爬開去，捉回來了，又不知不覺的爬散了，糟糕！

「嘿嘿嘿嘿！」

嗯，我神經地縮起踏在樓板上的腳，但樓下崔老頭的第二陣笑，徧徧又像破竹竿似的從我腳底下劃過。

「喂，老頭兒——來！」

接着是一陣孩子們的皮鞋脚步，追逐什麼似的，在那裏擊起着一陣敲亂鼓的聲音，

這是那軍官的寶貝兒女，那羣白鷺樣的小傢伙，據說一筒烟的時候，曾經把老頭兒種在後院裏的菜，拔得一顆也不剩的，他們講和了嗎？我耽心地替這羣小白鷺鬆了口氣。

書上的字，越爬越遠了。

「喂，老頭，老頭，老頭就是牛！喂，老頭兒——來呀！」

「嘿，嘿，嘿！你，你先生教的嗎？嘿，嘿，嘿！」

「不，我要你做馬！」

「馬，嘿，嘿，嘿，怎麼人好做馬呢！」

「不，我要——你做馬，你做馬——」
「嗯，媽媽！」

「格格格格！啊，啊，當心寶寶的手啊！」

太太嚮亮的笑聲，突然捉緊着喉管叫起來。跟着另一個孩子又：

「不做？不做？不做我明天還要拔你的菜！」

「唔，嘿，嘿，嘿，我駝！我駝！那你們一個一個的來呀，這麼多人，我不是只有兩

隻手嗎？」

「不！」

「嗯！媽媽——我也要！」

「啊——吵死啦！都給我滾開！」

突然，太太像冒了很大的火，在那裏用力地蹬着她皮鞋的高後跟！同時在一陣憂然而起的無綫電的音樂聲裏，那尖銳的聲音還繼續地叫着，不知算是罵的誰——

「滾開，你們不會學點好樣嗎？」

無綫電的音樂，忽然又改爲一陣雜亂的，粗細人聲混在一起的，不知是南腔還是叫北調。

我抬起沉重的頭，茫然望着上面的天花板。深夜醒來的時候，我模糊地聽見崔老頭的咳嗽聲音，喀喀地在西首下的空房裏不住的噲着。

「呃，這孤老頭還沒有個嗎？」

我心裏似乎在這樣的說，但很快，這麼噲噲的聲音就和我隔得很遠，幾重山那樣的遠！

「這封信是你的罷？」

第二天早上，那房東忽然意想不到的走到我房裏，手裏拿着我的一封信。

「對不起，以後，叫他們直接送上來好了。」

「這是黨部裏送來的。」

「好的！」

我拆信，忘記請他坐。

「唔，這房了朝北，下去要冷了，不過，呃，那就是出名的北山啊！嘿，嘿，嘿！」
他用手裏的烟筒，指着我窗前的一重遙遠的山峯。忽然又走過來望望我壁上的照片和木刻。

「這是一個外國人嗎？」

他指一張頂大的照片，拉開他微笑的嘴唇，摸摸照片裏的打字機。

「這外國人在幹嗎呀？」

「打字！」

「打字？嘿，嘿，嘿！」

他有力地抖着那寬闊的肩膀，但並不像站在雲端上似的，並且拍拍他袖上的泥灰，向我睨動那種挺陌生的眼光，眼梢角拖着深長的魚尾形的皺紋。

「這外國人你認識嗎？」

「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

「喔，美國的——他是寫文章的嗎？」

他自言自語的走到門口，忽又回過頭關心地告訴我，望望我桌上的信。

「送來的人還沒有走，他在樓下等着回信哩！」

「謝謝！」

我望着他搖擺的背影，心裏不知怎的忽覺得沉重起來。

從這一天起，他的話也跟我多起來了，我似乎也沒有看見他尖尖的鼻毛。在廚房裏

，他特地介紹我一條新從鄉下帶來的狗，他拍拍狗的耳朵：

「這是我從小養它大的，在鄉下跟過我三年呢！」

我望望那隻極平凡的大黃狗。

但老頭兒却命實似的，隨便走到那裏，總叫它跟着，一不見，就扛着喉嚨頭的筋叫

起來：

「阿黃！阿黃！真野，一到城裏就野心啦！」

夜裏，也把阿黃叫到他房裏。

檯角上，點着一盞沒有罩的洋燈火，敲敲烟筒，教訓教訓他面前的阿黃，望着阿黃

那烏亮的眼睛：

「再野，要不要再野了？當心我打你的腿，曉得吧？米糧又貴啦！」

日子平靜的過去，平靜得像沒有波動的水面一樣，連老頭兒嘿嘿的笑聲也不大聽見了。

但突然，那是一個昏暗的薄暮，老頭穿着件臃腫棉襖，大聲衝到後院，對着剛從那院門裏進來的小丫頭，直跳直跳的罵着：

「要老子給你守門嗎？要老子給你守門嗎？」

「誰叫你守的？誰叫你守的呀！」

小丫頭半分不讓的對頂着。

「死了頭，到尿缸裏去照照，配不配老子給你守門嗎？」

老頭兒一脚踢上那門，一面喀喀地噲了起來。我漠然地從樓窗上望着他們。

「偏要走，偏要走，你開着門不走要它出氣嗎？」

小丫頭搖着她蓬鬆的頭髮。

「好的，好的，問問你們的主人看！」

「好，去問！太太叫我去的，太太叫我走後門的，太太叫我到馬副官家裏去的，太太叫我替少爺去拿皮球的！」

「太太，太太，東西偷了問你——這死了頭！」

「天大的禍水，地大的銀子，你去問太太好啦！」

「死！」

老頭兒驀地跳起尺把高，但這一跳之後，也很快趕進房子裏去了。

幾分鐘後，他又氣喘喘的拿着木棍從西邊屋的廚房裏趕出來，前面飛快的奔射着那

隻平凡的大黃狗。

「你這死貨，老子今天要打死你！」

狗很吃痛地叫着，亂箭似的滿院跳射着。

「去野啊，你這沒記性的死畜生！」

壓着風，老頭的聲音全像是從破棉絮里鑽出來的，我聽不清他再喊些什麼，正像我

看不清池在黑暗裏奔走的人影一樣。

當夜一點鐘，警報把全城的人從夢裏拉起。

我冷得岌岌地抖，我們一起工作的幾個同志和那一個男工，大家好容易彼此地拉着衣服，一步一步的摸下扶梯。

「唉，後院裏不就有防空壕嗎？」

我輕輕地說，忽然想起老頭兒的，不，他族裏人造下的那個防空壕。

「不，大家跟我來，前面司令部的防空壕，比他好得多哩！」

黑暗裏，一位尖聲的太太，有力地把我一拖。大概就是那位軍官太太吧，一股異樣香氣，漾溢在她的四週。

一點鐘，兩點鐘，差不三點也過了，壕裏大家默默地抖着，有人開始冷得嘔吐了。

但我始終沒有忘記我們住宅後院裏那個竹林下的防空壕洞，兩人來深的壕洞，這時一定躲着房東崔老頭，也許還有那隻平凡的大黃狗。

風，無邊際的在黑暗中刮着。

初襲

「問老子嗎？老子說——一個也活不了！」

癩盤根眼睛一眨，冲着那個戴毡帽的強林老四，要咬他似的把個癩光光的頭也狠狠地釘了過去。

「有本領你去，狗養的不去！哪——這個東西哪！」

他彈起一個小手指，帶着滿嘴的唾沫，截指到那個的臉上。前面柱子上的簾衣，急忙不安地爆着，把他巨大的黑影，推到在階石下的雪地上面。

「哼！話是這麼說的嗎？」

強老四閉住了氣，抱着胸直挺挺的靠在柱上，兩隻深陷的眼睛，在帽沿下面一閃一

閉的逼視着他說：

「那麼照你說大家都不要幹，逃上山去等死好了，以前講的話全算是放過的屁！」

風呼呼地吼着，像千百隻咆哮的野獸，從這座破祠堂的週遭奔馳過去，彷彿要將這座祠堂，連着整個的沈家莊，在夜的黑暗中捲走。這時遠遠的地方，又發出幾下槍聲，癩盤根輕輕的嚥了口氣，望望強老四兩隻高聳的肩膀，一種似乎在譏笑自己的神氣，又使他像個大爆竹似的着地跳起了來。

「罵老子放屁嗎？老子光棍一條怕什麼呀！」

他一把抓住強老四腰裏的草繩，他那種壓扁的聲音，叫人連想到出了毛病的那種斷斷續續的榨油機。

「走，有本領你去！走呀，你在沈先生面前拍過胸脯的，鬼子兵不是來了嗎？爲什麼也夾尾巴逃進祠堂裏來呀！」

他硬要把強老四拖到院子裏的雪地上去，忽然又抓起放在門檻上的那枝槍，在槍上重重的一拍。

「走呀，不走的叫他頂倒着爬出沈家莊。」

「唉！好啦，好啦！」

冷坐在門檻上的福大哥，霍的站了起來，把癩盤根推在左面，同時提心吊膽的

聽着近來的槍聲，圓着眼，半晌才小聲地說：

「這也有你，跟自己人鬧什麼脾氣呢？」

他眉頭一竊，轉向靠在柱子上的强老四，

「這怎麼回事呀，小雨莊也沒有回信，鬼子腿上長了飛毛嗎？不是黃昏邊還——」

「轟」！一陣焦悶雷般的炮聲，從呼吶着的風裏抖過來，上首神座那裏不知瑟瑟地

撲下一陣什麼，福大哥的背上澆着冷水似的，他望望癩盤根手裏的槍，把聲音吞吃在喉頭裏說：

「二十來條東西，不一炮就完啦！」

接着把怯怯的眼光又移到强老四臉上，意思要叫這位山林出身的好漢給他一點什麼力量，至少一條可靠的出路。

祠堂前那條通牛頭嶺去的路上，有不斷的人，在踏着迫急的脚步過去。有直啞喚叫聲音，有怨罵的聲音，也有孩子的哭聲，壓在這些聲音下面，明明還有什麼在，吃重地在雪地上拖着。狗趕前趕後的叫，彷彿沈家莊上的天就要塌壓下來，在不遠的地方，突然又刺來一陣豬的極聲慘叫。

「唉——我去！」福大哥臉一沉，身子就像脫了籠的木桶，覺得所有的骨頭，在裏面支持不住的散開去，他措亂地抓緊一把衣服，掉轉頭去，就連跑帶滾似的衝下子石階。

「喂！老福！」老強的手在空裏一甩，手指間習慣地發出「骨」的一聲。

「走那兒去呀，剛才還說我——」

癩盤根可大步大步的追了上去，剛才閉在肚子裏的氣似乎消開了，他攔住老福前面，同時沙着嗓子說：

「大家不是說過的嗎，咱們死，也得死在一塊兒！」

福大哥的臉，映着地上的積有雪點兒發青，給癩盤根一推進門，就把個沉重的身子在門檻上坐了下去，捧着腮巴子，牙痛樣的嘶着嘴裏的口水，眼睛釘在方方的地磚上說：

「老獸在這兒等着死嗎？平時那個沈先生說蠻有道理，嘿，不過這個時候連影子也不回來了，當真跟咱們一起拚嗎？做夢！」

「這你到不要這麼說！」

對福大哥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反把癩盤根的火性激了上來，尤其是他連沈先生也不相信了，這可不能不使他生氣，要這樣的話，那還做什麼死的游擊隊，望望柱上的火，來不及的又把隻手推到老福面前說：

「我真拿你的錢，人家發了獸嗎？一倉一倉的白米打開來，自己不會吃，要來養咱們這些活太公！老子心是直的口是臭的。」一句話，要不是沈先生這麼大方，老子早溜了，還怕餓壞了肚子嗎？」

他很有義氣似的把老強一拍，忽地想起梁山泊上不知那一個好漢，彷彿他就是那個好漢了，所以立刻又想到早上進城去的沈先生，驀地陰鬱着臉，兩條正在翕動的黃毛蟲樣的眉毛，似乎要從兩邊的眼骨上倒着爬下，縮起扁平的鼻子，一下用不必要的大聲說：

「依老子的主意，不要三心兩意，也不要等小雨莊的回信了，老強趕快把人齊一齊，進城去把沈先生接了來再說，要不然獸在這兒準是個死！」

「不！」老強乾脆的搖搖頭。癩盤根可急得像匹雄騾子似的暴跳起來，登時把鼻涕，撒到神座下的案檯角上，一下從地上跳起，他說：

「這又不，那又不，不不不！老子率性也不幹了，他媽的，魚走魚的，老子沒的咽！」

抓起槍來在磚地上有力的一搭，強老四對他的解說，他簡直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風刮起乾乾的積雪，霧似的向村野的四面飛散開去。更加近來的槍聲，聽聽似乎就

在各人的頭上了，地層不時在岌岌的抖着，祠堂裏的一些破窗門，彷彿有鬼在推動似的不停地響着。前面院子裏的老樟樹上，驀地撲起一陣飛鳥，有一隻拉長着聲音叫了一聲，很快就聽着它從樹的枯枝上跌了下來。

「噫！」福大哥容易站了起來，腿膝骨只是瑟瑟發抖，望着火光裏的兩個說不出一句話。

「好，我們去！」

老強扔下柱上的蔑火，很快的踏着，只聽得癩盤根的槍托，又在磚地上用力一搥，一陣急快的大步，就從階石下的雪地上衝了出去。

★

★

★

★

★

「不能吸酒，不能吸煙，唉——又是你！」

老強機警地爬過一塊岩石，抓着癩盤根北上的衣服，像要把他揪進雪地裏去，又狠狠的釘了他一拳。

「這是什麼玩笑呀，全山人的性命——，給我安穩點爬到後面去吧！」

「他媽的，也有你！」

癩盤根在暗地裏嘆息一笑，把捏熄的半段烟捲，小心地夾到耳朵後面，老強這種見

神見鬼的神氣，叫他好笑又好氣，倒像鬼子兵，而道士長了會飛的肢膀似的。他豈不在乎的推推那個從小雨莊來的朱皮匠，把鼻子悶在他的衣袖上說：

「老子一點也不怕，你呢？」

朱皮匠凍硬了似的，只把頭頸在領子裏縮了幾縮。癩盤根忽然想起常在夏天瓜田裏給他趕着的那些偷瓜的刺猾，更是喋喋不落的壓着他——

「喂，你算是怕還是冷呀，怕吧？我曉得你們小雨莊的人……」一下又發惡似的說

「唉，沒有煙吃總比死還難過，其實也活見鬼，你說是不是？」

他大眼落落的撥開前面那些有刺的矮樹，什麼也看不清，幾重遠處的積雪山頭，板着臉，怪苦似的壓緊在黑的天空下面，風嘶聲的吼着，彷彿要把這黑沉沉的天，從那些山頭上有力地劈掃開去。偶而在西北角上，又傳來陣把疏落的槍聲，明明告訴他，大半夜的鬼子軍隊，這時候還沒有行息。對面沈家莊上的狗不時的叫着，在忠實地守着這個空寂的村莊。

「喂，他媽的——到底有多少鬼子過去啦！」

癩盤根半響沒有說話，彷彿嘴裏要生虫似的他又捉住了蹲伏在地上的強壯老四。

「誰曉得，總有兩千吧！」

「兩千人馬該算個什麼名堂呢，一軍吧？不，嗯——！」

他鼻子一酸，關欄不住的打了個大噴嚏。立刻有人在看不見的地方，用壓緊的窗音罵了起來——

「要死的滾下去！」

「老子！」他抓緊着拳頭，在雪地上狠搥一下，眼睛裏爆出一星星的火。前面的竹叢裏，驀地探出一個頭，沒有等那個人開口，癩盤根早從他的呼吸聲裏知道了是誰，立刻爬起來，像個聽話的孩子似的拿着槍很快的走了過去。

「叫我嗎？沈先生！」

「好的，你還是進裏面來吧！」

癩盤根做了個鬼臉，一句話也沒有，就把他粗粗的身子，艱難地撥了進去。

「吓，被子嗎？被子墊在地上不糟塌嗎？」

他很拘束地給那些絆手絆脚的竹根阻礙着，然而最使他得意的，居然沈先生還把他拉到自己的墊被上面，他簡直比有一次在東家過年，東家老特地夾了一條雞腿送給他碗上一樣的光耀起來，他感動地望望沈先生那兩隻發亮的眼睛，忽然想起剛才上山的時候

，他們家裏的長年老告訴他，說沈先生趕急了路，從城裏回來的時候，跌了不知多少交，還失落了不少的錢，他越發感動同時，心痛地搓搓手說：

「連皮夾也跌了的嗎？爲什麼不捏在裏面？」

他非常憤怨老强的不贊成進城去接他，說話的聲音又像漏水桶一樣的阻塞不住，直到沈先生第三次的警告了他，才免强的閉住了嘴。

「報告！」老强很快的攢了進來，跟沈先生輕輕的說着什麼，但是最使癩盤根聽不慣的，就是老强這傢伙動不動的總要叫沈先生是「隊長」，隊長，隊長，人家不是先生嗎，他不服氣的哼了一聲。

「誰要不聽指揮的，叫我這裏來！」沈先生那有點發尖的聲音。接着，老强又嚙嚙什麼，他覺得老强總太神氣了，你是什麼傢伙呀，不是今年春上還搶過人家的錢嗎？他很想要沈先生把這事叫他去，但結果只失望地嚙了口水。

很長一個時候沒有槍聲了，天也就快要發亮，風像磨快的刺刀一樣，刮過山嶺的時候，似乎要從一些人的臉上帶走點什麼。

沈先生特地又把老强叫進來，再三告訴他各人要躲好自己的身體，絕對不許動，也不許有半點聲音。癩盤根在旁邊打着呼呼的鼾聲，頭上蒙着一件不知誰的衣服。

「唉，上村啦，上村啦！」

當早晨的霧濛，吞沒着整個牛頭嶺的時候，嶺上突然傳着一個消息——「鬼子兵進了沈家莊！」這消息在每個人心裏緊張地抖着。

這怎麼回事呀？不明明過了一夜的鬼子，全是向西鄉的路上去的嗎？怎又會佔這條路來呢？有些人儘這麼的想着，發抖的心，給鉛似的東西壓着說不出一句話。

癩盤根給人推醒了，呆孤孤的伏在竹林裏的一塊沒有積雪的岩石背後，注意他的時候，就偷偷的爬起來，腿子可作怪，伸不直，好容易扶着岩石把身子一寸一寸的伸了起來。

「唉！」背後什麼人沉重地嘆了口氣，他全身一震，又很快的把身子縮了下去，好得沈先生已經不在他旁邊，半嚮，他才從一堆草裏面，發現福大哥兩隻血紅的眼睛，活像一隻躲在深山凹洞裏的老妖精。

「媽的，老子給你嚇了一跳哪！」

眉毛往眼角上一挺。亂草裏的人可沒有動，用小到近於是透氣的聲音，對癩盤根這麼說：

「看見嗎？唉，有沒有大砲呀？」

癩盤根很快的爬了過去，認真地把眼睛一眨：

「一點也看不見，媽的，動又不許動！」

「咱們在這裏不要緊吧？」

癩盤根想也沒想，就很快的搖搖頭

「真的不要緊嗎？」

這下他似乎沒有聽見，又很快爬到原來的地方去了。

太陽和往日一樣，這時又從沈家莊東西那大方嶺的谷口裏吐了出來。村子前的澗河里，照樣一面是泛動着金魚鱗的光波，很少見到陽光的這一邊，依舊延伸在牛頭嶺那蒼翠的支脈下面，黑黝黝的水，似乎在一種受不住的壓迫下急喘奔流着，同時一種迫急的馬蹄聲，正逆着水流的方向，從村上奔馳過去。

「沒有停，他們沒有停呀！」

亂草裏的福大哥，好容易露出半張臉，望着爬伏在岩石背後的癩盤根說：

癩盤根不知咕嚕些什麼，他出神地想着那些高大的馬匹，手下意識的撫摸着面前的，馬屁股般地突出的岩石。

「呃，火！火！」突然，有人像爆斷了腸子似的吃重地扁着聲子說。

「啊——火？」福大哥一坐起來，不相信似的張大着嘴，直到他真的看見上半空的黑烟，又急急的問癩盤根說：

「燒的那一頭呀？不是牌樓那面吧？」驀地瘋了似的撲過來的拉着癩盤根，赤紅的眼球差不離全要脫落出來。

「唉！完啦！」福大哥的手突一鬆，人就沉重地靠着岩石軟了下去，裹着風，家莊上的火，這時已經可以聽到荷荷的聲音，半天的烟霧，夾着瓦礫爆炸的聲音，像亂槍一樣。

「他媽的祖宗八代！」有人把牙齒咬到骨骨的響。老強爬到一些人面前，沉着臉告訴大家說：「鬼子還是在過着，不斷的，並沒有宿營。」

然而倒在癩盤根脚下的福大哥，依舊直着眼，口水不住的從嘴角邊流下來。突然望着滿天的烟霧，措亂地奪過癩盤根手裏的槍，就往竹叢外面衝。「讓老子去——讓老子去！！」

「呃——老子的槍呀！」癩盤根呆一下，跟手撲上去，把他像匹野狼似的掀倒在地上。

「死坯！」老強一團火似的從斜坡上滾下來，抓着福大哥的臂膀，很命的搖着！

「要死嗎？你要去死嗎？」

太陽直照到牛頭嶺上，在一些雜亂的巉岩的腳步下面，整個山嶺似乎又重新活了起來。就在半嶺裏的一所小廟跟前，聚着沈家莊和小雨莊的三十來個人，他們很少有排隊的習慣，只眼睜睜的圍着他們的隊長沈先生。這三十來左右的青年，文氣地蓬着一頭西亂髮，還是那一套黑色的舊呢學生裝。他不時里沉毅的眼光，小心地注視着這些人對他說話的反映，再一次的又把話重複着說：

「一兩百多敵軍，就在七里堡的老鴉莊息營了，雖然我們一起只有三十三個人，但是我們只要有決心，是不怕打不贏的，他們萬萬想不到橫路裏會有這麼一作，而且他們還跑了一夜半天的山路——明白了嗎？」

這麼着，他又霍霍地望望大家。

「人又不是豬，這還不懂嗎——老子早就想追的！」癩盤根光禿着頭，第一跳起來，拍拍他胸脯上那滿顛顛的子彈袋，指指自己的鼻子說：「我帶路！」他焦燥地望着沈先生。

「唔，聽我的話——」

汝先生焦慮地搖搖頭，一種癩盤根所不能體念的焦慮，使他不能不放开聲子來這麼

說：

「大家聽我說，自然我們都沒有打過仗，但打仗也決不是開玩笑的，譬如剛才在嶺上的時候——」

他特別釘了福大哥一眼。「大家知道的，險些闖出了禍！」

他耐心地指出那些不應該的錯事，驀地又舉起手裏的木壳槍說：

「誰要再依着自己心火的，那就——」

癩盤根把舌子一伸，沈先生這付吃相，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呢！但是他心裏倒沒有什麼不服服帖，人家有錢有勢，還噏了一肚子洋書，什麼地方不好去？他感動地撒了一把鼻涕，也意外地梗硬着聲音說：

「我們總歸跟你，你說怎麼就怎麼！不聽話的老子來揍他！」

「閉你的嘴！」福大哥忍不住的在癩盤根屁股上了一脚，望望還在冒着白烟的沈家莊，心裏起着泡似的焦：

「嚕嘛點什麼呀！鍋子防熱端，要打趁早，放走了這批狗食的，祖宗也對不起啊！」

「對啦！替祖宗出口氣！」

立在福大哥後面那個從小雨莊來的朱皮匠，也陰沉沉的抽起嘴來。

但最後幾分鐘裏，沈隊長還是不能放心地望着他們，又千叮萬囑的告訴了他們一些什麼，並且特別向大家提出強林老四，必要的時候，強老四就可代替他。有些人很快的點點頭，癩盤根可包緊着兩個稀裂的黃牙，把嘴唇用力向老強扁了幾扁，才勉強地應了一聲——「曉得！」但忽又記起了一件什麼事，他立刻大眼落落地尋着小雨莊來的那個麻二哥，望望麻二，又望望沈先生說：

「他跟我說的，他還要去小雨莊看看再來呢！」

「爲什麼？」沈隊長釘了麻二一眼，麻二紫脹着臉，怯怯地看看別人，當癩盤根急燥地搶着替他說話的時候，他又很快的搖着頭說：

「沒，沒有，沒有想去呀！」

「他媽的，尋老子開心嗎？」一路走下山去，癩盤根還是譏哩咕嚕罵着：

「鬼東西，三心兩意，裝什麼好漢呀，老子倒當是真有要緊事體呢！」

直到他翻上小茅嶺，急着要小便的時候才閉住嘴。

小茅嶺已經就是七里堡的地方了，離開鬼子兵宿營的場所，直裏對過去僅僅只有里把路，要不是當地的人，一定想不到前面那密密的樹林裏而還會有百多家的興慶一個大

莊子。嶺上沒有一條好好的路，雪在開融的地方更難走，一滑就會跌進那些全是岩石的深谷裏去。強老四傳着隊長的話告訴大家，等回下嶺時候不能有一點聲音。

三十來隻草鞋腳，殺殺地在那些沒有路的山路上疾快地奔着。陽光追着這些脚步，

在一些滴着水的石壁，和深深的山谷上發旋。

「散開！」下嶺去的拐角上，沈隊長捉緊着喉嚨說。老強立刻跳到前面，把全隊的人，三個一起，五個一起，有的走岔路，有的從一排排的梯田上撲下去，長長短短的槍，早從各人的背上拿下來了，不上五分鐘，各小隊的人全翻倒了小茅嶺脚下。側面斜坡上的茅草裏，誰也不注意的忽然爬出了一個人，老強立刻跑上去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見他又很快的回轉來向大家做個手勢，連忙伏在地上，第一個向草叢裏殺殺地游了進去。

· 接着後面的人全學着他。

「媽的！」癩盤根暗暗的咒着自己，他嫌自己的身子長得太不輕，他更耽心着爬在他後面的沈先生，那麼直喘直喘的只有他的透氣聲音，他很想去攙他一把，但沒有這麼做，拉緊着的空氣裏，忽然射來一陣可怕的笑聲，他立刻摸摸手裏的槍。

時間在緊張的空氣裏流着，就在不遠的前面，已經可以看到一匹匹黃毛狗熊的鬼子兵，一下野鴨似的笑了起來，他們蹲在一個空場上的陽光裏，不知在攬着什麼玩意。

「媽的，送你們去老家！」

福大哥剛伏好身子，裂着兩隻將要出血的眼睛，搬出他打野豬的全付本領，就對着人頂多的地方「砰」的發了一槍。

「誰？該死！」

一個激怒的幾乎是胸口裏炸出來的聲音，是癩盤根後面的沈隊長。但是癩盤根一點也沒有聽見，他的槍也在他手裏有力地跳着而且冒着烟。所有的槍全都開動了。在砰砰的亂槍下面，鬼子兵措手不及的倒了下去，但很快也回着槍過來，狂亂的子彈，突被着乾裂的空氣，在不停地發出噓噓的聲音。

「媽的，媽的，你們殺人吧！你們放火吧！」

福大哥全不像人了，臉子青得像鉛塊一樣，他瞧着那些逃了的傢伙，實在比放走了貴重的野豬還心痛一百倍。

「媽的，你要老子們死，老子們就要你的命！」接着他第一個衝上去，用爆破喉嚨的聲音喊着——「啊！衝啊！」

密集的亂槍，震着這個小小的天地好像急火焚毀着乾烈的蘆叢。

塔啦，塔啦……敵人機關槍，在死亡綫上頑強地掙扎着。塔啦……塔啦……

「嘿！一個影子，很快的從沈隊長前面的那株大樹旁邊飛了過去。」

「嘿！麻二！」沈隊長咬着牙憤憤地射了那影子一眼。

「啊！衝啊！」

福大哥的聲音全破了，亂槍追上老鴉莊。塔啦，塔啦啦，塔……機關槍高居臨下地，在老鴉莊後面的小山上，向着這面狂亂地掃着。

「退！」沈隊長痛苦地沉着臉，突然對強老四把手裏的木壳有力地一揮。

「衝啊！衝啊！」

一些人已經停了槍，但是福大還是嘶聲地喊着，和其他幾個伏在地上死命游上去。

「拉他們下來」沈隊長望着對面山上那更移高的的機關槍，他焦急地迫視着強老四。

「啊！衝啊！啊！」

這，已經不再像福大哥的聲音了，那是已經啞了又重新提高的，全像是一種山貓的慘叫。

「報告！全瘋啦！」

強老四的帽子不知什麼時候丟落了，他挺起一個尖小的和尚頭，無可奈何地站在沈隊長面前。兩隻深陷的眼睛裏，閃着從來不曾遇到痛苦與艱難。

塔啦啦，塔啦啦……

「子彈，子彈，唉唉，老子全完啦！」癩盤根一臉的烏灰油汗，敞開着身上的破棉襖撲到沈隊長面前。

沈隊長幾乎要咬到自己的嘴唇出血，他狂怒地釘強老四。只迸出一句話：「瘋了也給我拖來！」

「衝啊！衝啊！衝啊！」

山貓的叫聲，亂箭似的直射着沈隊長那焦裂的心。

鬪士

汽車不來不去，偏在離終點十華里地方拋了錨。

司機糊着麻臉，什麼也不說，一匹高脚瘦馬樣的拉着門下車了。

空里懸着雨後的煙雲，綠野無邊地伸展在我們兩廂。我們，這三十多乘客，起初似乎誰也不願開口，有的打開手里的報紙，有的偶而朝窗外溜一眼，讓六月田野的稻葉底清香，把我們浸浴在幽靜的沉默里。區區小拋錨，在成天趕路的旅人看來，是算不了什麼的。

但是等着，等着，這幽靜的沉默，終於被我們那位押着五個犯人的黃衣警士攪動了，他擠出半個身體在窗外，映着壓在帽沿下的吊眼疤，自言自語地說：

「噫，這到好笑哪——他在那里喝風啦！」

不待這顆擊破平靜水面的小石子沉到河底，周圍立刻起着不安的波動。許多隻眼睛從窗里射出去，許多張鎖緊的嘴一齊張開了，對着那位坐在茶棚前面的麻險司機，紛紛亂嚷着——

「喂，你的瞓眈打醒了沒有？」

「啊，痾了屎要不要拭屁股呀？」

「嘿，混蛋！」

但想不到這位麻險司機，倒蠻有點牛勁，半枝香煙吊在他嘴角上，倒偏着頭連眼皮也沒有朝我們掀一下。我疑心不是汽車的拋錨，說不上是這位麻兄忽然得了什麼毛病吧？可是輪不到我說話，一個中年商人猛的從座位跳起，露出一大排發亮的金牙：

「這，這，」

他透不轉氣來似地，唸啦一聲把身上的雨衣卸了下來，並且用拳頭在窗上捶了兩下，口沫濺到別個人臉上。

「這，這班貨色我就挺觸眼——抗戰，抗戰把他們抗成老爺啦！」

「可不是，個個發了橫財哩！」一位成天像在打瞌睡的武裝文官，用壓扁的嗓子附

和他，但他那瞌睡的眼睛里，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

「不，」

商人別有見地的，向大家推出一隻手：

「這倒不去管他，你們不知道，要是幾天幾夜的長途車，那真够受的，什麼客人不客人，全是他們是孫子灰孫子，一不那個，就會叫你這灰孫子留落在半路上！」

接着，他炯炯有光的眼睛向全車人一掃，朝窗外紫漲着險喊起來：

「喂，開車的，你多少號頭？」

這派頭很不小。車里人全都愕然地望着他，一種報復的火燄在各人心里暗暗的燃燒。但商人沒等司機的回答——也許並沒有回答吧，便霍的衝下車去，袋着風，他那件淡灰色的綢長衫，一時鼓得像魚肚里的氣囊一樣。我忽然倒替那位瘦馬司機担起心事來。

然而三秒鐘後，却證明我的担心是多餘的。原來我們那位出色的總代表，並沒有馬上撲到司機跟前，他立在劈對車門的水塘邊上，一隻老水牛正沉伏在塘里，露着出角的牛頭，在那里幽然地嚙動牠嚙不停的嘴。總代表的綢長衫，依然吹得嘩嘩地響。直到車里人陸續跟下去的時候，他才猛的掉過頭來，顯出十分沉着的样子，反剪着雙手開始向汽車的四週察看起來。而跟下去的人，依然一團火似的叫嚷着：

「他媽的，不開就叫他退票！」

「讓老子給他兩拳，問題不在開不開，簡直太不把我們放在他眼睛里！」

「對，今天碰上了鬼！」

人聲越來越衆，一場惡鬥逃不過它的時辰了，我這樣想，特地伸出頭去望望那司機

「啊，我看車子還綁得過去嘛！」

終於，我們總代表那銅鐘般的聲音，又一次壓倒了大眾的囉嘈。他蠻有資格地把隻橡皮輪一踢，車轉身去對茶棚前面的那個人——

「喂，司機，你過來！」

這下他沒有叫「開車的」，聲音也放鬆了許多。

司機過來了，把手里的煙頭一摔，他蠻不在乎地說：

「自然，要拆拆爛污還不是照樣開，可是翻車不保險！」

「膽小鬼。至多苦一隻車胎。」

總代表臉上，透出一絲得意的微笑。司機可沒有望他，用固執的沙聲說：

「那就够啦，一隻車胎現在值多少？你捏着千把兩銀子就買到嗎？」

「那麼你就不管了？」

總代表一下把紫漲的臉壓過去，差不離就要碰到司機的鼻尖。

「爲什麼不管？」

「一個人一點鐘，現在一天多時間給你耽擱了，你管，你腰眼裏掛鑰匙——管的那一門？」

「對！」

大眾有力地附和着。連我座位後面的黃衣警士，也巴巴的伸出頭去：

「人家有要緊公事呢！出了亂子你負不負責？」

「哼，叫他退票，乾脆就叫他退票！」

有人激烈主張要退票，把車身搥得蓬蓬亂響。但我們那位飽經風霜的總代表，却出人不在意地在司機肩上一拍，頭頭是道的說：

「我看這樣，硬拚決不是辦法。我說，到×站不要轉車的統留下，等你另外放部空車來行不行呢？」

「行啊，不過你們自己去分好！」

司機聳聳肩膀，朝車上車下的人投了一眼。似乎在替我們打量轉車的人數吧？我感

謝總代表的公正提議，一顆焦急的心放下了。

「好，那麼我們來點點人數吧。」

這位熱心商人，不僅是我們的臨時代表，而且還是我們這一羣里的有力的指揮哩，他把深藍色的橡皮雨帽推在腦後，臉頰上冒着熱氣，那炯炯有光的視線，首先觸到我臉上，我獲赦似的急向他點點頭：

「是的，我不僅要轉車到××，而且還必需趕上那里的交車哩！」

「嗯，一個要轉車的——嗯。還有你！」

他伸起一個手指，轉眼望着那個背上搭着小包的紅眼沿，立刻又彈起他第二個手指。我似乎看見一種彩色的光芒，從他的全身霍霍地放射出去，顯着他的身體，一刻比一刻魁梧起來，而浮動在他週遭的人們，也顯然地在那光芒照耀之下，變成一羣純潔無疵的天真孩子，那麼乖乖地聽候他的指揮。其實轉車不轉車，誰的票上又刻上記號呢？

時間很快溜過，淡墨色的煙雲在飛速地捲掃着。據這位指揮者的報告，轉車人一共是五個。於是他一腳踏上车來，開始他第二步的交涉工作。他對那位黃衣警士和五個犯人，幾乎命令地揮着手說：

「帶他們下去吧，車子二十分鐘就來！」

「不，先生！」

警士結結巴巴地駭動他的吊眼疤：

「我們要趕上午的辦公時間交點人，而，而且——」

但不等這個說完，他立刻沉下臉來揮着他另一隻手說：

「什麼而且不而且，拚在車子里你就趕得上時間嗎？快，別耽誤別人的路程」……

「不過，先生——」

「呃，短話別長講，應該服從大家的意見。你們當警察的，這點總該知道吧！」

我只見警士結巴巴的苦笑一下，便帶着他的犯人下車了。

天邊露出清秀的山脊，什麼都顯着開朗的氣色。轉車人統上了車，那商人揭下後腦上的雨帽，也不慌不忙地押着司機上來了。但正要開車的時候，下面人叢里突然迸出一個暴聲，那位整天像在瞌睡里的武裝文官，却青着臉死命爬上車來，在他的背後，激起着一陣忿怒的吼聲，許多隻手把車窗拉住了。

「不行，不行，他怎麼可以上去？」

「呃，媽的，要去大家去，誰的票價少一毛嗎？」

車身一時給搥得打雷似地鳴響起來。文官臉上全梗着青筋，但半個身子還蛇似地掛

在車窗下面。而在別個車窗里，也都塞進各色樣的人頭來。

「啊，你們！」

商人剛措好自己的座位，但不能不跳起來，那銅鐘般的聲音，也顯然的粗厲起來，拍着座位上的皮靠，首先對準那位文官，不客氣的瞪了他一眼說：

「呃，老兄——何苦呢！這是大家的意見啊，一二十分鐘，那里不來，那里就不去

啊？」

「什麼，你配命令我？」

文官露着虫蛙的黑牙，通一聲，他踉蹌地跌進來了。立刻大聲命令司機：

「開車！快！」

但車外立刻也跟來狂聲的咆哮，他們的眼睛全紅了，連那個吊眼疤的黃衣警士，也兇兇地撲到司機跟前：

「媽勒皮，你敢開！」

「下來。他媽的拚到明朝天亮再說！」

文官急氣直喘地繼續他大聲的命令：

「開，管他媽的——你開呀！」

但我們的商人一看這勢頭，便一步旋去扭開了門，在幾十隻發紅的眼睛里，他從容不迫地走下車去，走到他們的中間，扮着一個演說家的姿勢激昂地說：

「呃，所以，所以中國的事情就弄不好！人心可怕，沒有公理，個人高於一切，一切就只有他個人！要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這樣，中國，中國早亡在日本手里了！呃，可怕可怕！」

周圍的人默然地望着他，一個小聲在吃吃的說：

「斷命車害人，本來屁也沒有事情！」

一切都回復了死的沉寂。水塘里的那匹老水牛，忽然哞哞地叫了兩聲，牠世故地睜了人們一眼，便耐不住的淋起滿身泥水，尋着綠野間的小徑慢慢地踱開了。

車里也早空了，所有人全把路旁的茶棚佔滿着。

風多情地拂着我們，然而誰也沒有這心思打理它。茶棚角里冒出熱騰騰的香氣，還有人故意把鐵鍋敲得鏗鏘地亂響。

「好，來一盤炒麵吧！」

那個武裝的文官，脣着臉把槓子一拍。一排虫蛙的黑門牙，這時特別可憎地露出在我們面前。一個轉車人朝我投了個眼色，表示要我再認識這位大眾的叛亂者。

「哼！」

我背後那個商人，也不約而同地吐了口氣。但終於等不多久，他的聲音又響亮地震動在死寂的空氣里。

「總之，沒有談頭——人是可怕的東西！爲什麼歷代朝朝有好人？沒談頭，你朝南，他朝北，國家如此，民間又何嘗不如此？」

是極，我沒去望他的臉，但是我想像得出他那激昂感慨的神氣，理直氣硬，是我們中間傑出的英雄，我暗暗地這樣誇頌他。我看見許多人的眼光，彷彿和我有同感似地，時時異樣的注視着他。

我尤其驚佩他的談鋒，這時又激昂感慨地和他附近的一些人談了起來，從戰事談到商業，從商業又談到國際，談到個人的細生活，好一位身經百戰的鬥士啊，我重複地這樣想。而周圍人在他那霍霍有光的照射之下，又開始像一羣孩子似地活潑起來了，似乎汽車的拋錨，已經是別人的事情了。直到麻臉司機從外面慢吞吞地走進來的時候，這才引起了人們的記憶，我們那位商人，首當其衝的撥轉話鋒對着他：

「啊，你到底要把我們怎樣擺佈啊？」

「你們自己弄好了再說！」

司機冷冷地在另一張條橋上坐下。

「啊，那麼到底有沒有你的責任呢？」

「我的責任嘛，等總站放車來接你們。」

「那麼總站不放，你就是說，叫我們默在這里喝風了？」

商人霍的從竹橋上跳起，一手指到司機的麻臉上：

「嘿，我看你還是第一天開車吧，車子拋了錨，什麼辦法也沒有，你算跟客人賭氣

嗎？啊，打死老婆×死×，你就不能把空車開回去再說？」

「那是你們全體客人的意見？」

司機挖苦地朝所有人掃了一眼，這個生氣地把槓子一拍：

「當然是全體客人的意見，客人的目的是趕路，不然花鳥錢坐你車！」

「對啦，對啦，叫他空車放回去，他媽的！」

「真是他的媽，叫我白等了一個多鐘頭！」

許多人附和着，聲勢洶洶地，彷彿目前天大的敵人，就是這位不經一搥的瘦傢伙。

「好，話說一句，你們再有什麼嘩嘩我可死人也不管賬！」

「他媽的多神氣——快去開你車！」

黃衣警士拿出向有的威風，把他用力地推出了茶棚。

「啊！」

突然那個武裝的文官，似乎麵錢還沒有來及付，他胸有成竹地出人不自覺的射出門去了。

外面激起馬達的吼聲，但一羣人也發瘋似的追上去，眼望着那個已經鑽上車去的武裝文官，像要一口吞下他似的，大聲喝着：

「不行，他什麼東西！」

「混蛋，把他拖下來！」

我也不服地跟到外面，只見我們那位商人，也已經首當其衝的趕在挺前面，喝令着車里的那個人，口角上推着白沫，臉色漲成猪肝一樣，金牙齒暴怒地咬着嘴唇：

「下來，請你放明白點！」

馬達突突地，車身已經在移動了。但我們的商人，却奮身一躍，立刻從車門里撲了進去，一轉瞬之間，他忠實地執行了大眾的意見，拖出那個文官，使勁朝車下猛力一推，並且有力地迸出他的銅鐘聲音。

「下去，這是大家的意見！」

文官一個踉蹌撲倒在地上，隨着滾動的車輪，那半開的車門，忽然也拍的一聲關上了。

「啊，他，他！」

大眾茫然地呆了一下，直到再衝上去的時候，汽車已經揚起一陣青煙，飛似的奔躍在遠遠的路上了。從車窗里，只見一隻灌飽着風的綢質衣袖，向大眾們拍拍地飄響着，同時落下一個響亮的聲音，清楚地這樣說：

「對不起，我還要趕車哩！」

「是的，趕車，好一個身經百戰的鬥士啊！」我默然地望着天邊的山脊。

藥

天上下着雨，濛濛的蛛絲細雨，瑟瑟地，瑟瑟地，似乎再也不歇手了。
天已經快沉到地上，地上到處膠着粥似的泥漿，連屋子裏也沒有一塊乾乾燥燥的場所。真是鬼天氣。

雙林一見這鬼天，心裏氣得木木的，什麼話也不想說。

他整天悶在屋子裏，好像總在就心那屋子，要給外面的天壓倒，他整天的坐着不動，整天的望着那隻暗樵樵的屋頂角。

藥，老婆忽然要吃起藥來了。這在雙林，確是件從沒有想到的事。他一輩子，都記得沒有喝過什麼藥，他一覺身子有點不舒服，就主張要攪幹，只要透出一身大汗，人就

一切都好了。然而老婆這女人，說說就氣啦！看比牛總倔強一百倍，動又不肯動，一動不動，病怎麼會好呢！躺着，躺着，呷，呀，她娘的魂！誰的日子比她好過些嗎？

老婆不好有點子聲音，一聽見老婆的聲音，雙林的頭就似乎脹到斗樣大，籬樣大，脹到再不能脹了，他一跳，一跳過去把老婆牀面前的桌子猛一拍：

「病！要病給老子去死！」

「我要病的嗎？我自己要病的嗎？」

老婆的肝火也不小，雙林一發起性子來，她就拚命把兩隻腳跟槌着腳頭的牀板子。

「沒有良心的，你！看你等我死了，再討不討起第二個女人？」

「女人，屁！」

有時候，雙林也想再兇她幾句，不過常常兇不到幾句，一下也會給她說到開不開口來。到底是女人呵，女人的本領全在嘴巴上，媽媽的！

這麼着，他又自無而然的，把放在衣袋裏的藥方子，慢慢的摸出來，攤開在手里，怪用心的看着，一字一字的，從上面看到下面，下面看到上面，其實半個草楷字也不認識的他，只覺得看到完來，手裏是捧着一把火，捧又捧不了，到底不曉得怎樣安放才

好。

唉，藥，過了好半天，他只得重重的吐一口氣，依舊把藥方子慢慢的摺起來，放進衣袋裏。眼睛一眨，只做沒有這事似的，對着那隻暗愀愀的屋頂角默望起來。

可是不一會，那張摺得熟綿的藥方子，不知怎的又會攤開在他手裏了。一彎一扭的字，像畫的符，像鳥兒拉的屎，鬼認得，呸！鬼也不認得！雙林緊緊的把眉頭一皺。

「四帖，服四帖看！」

雙林清清楚楚的記着，那天呂伯仁來開完方子，拿着謝金出門的時候，還再再的叮囑自己說：

「煎藥不能不吃，兇在她產後的奶毒，服四帖看吧！」

哼！他倒只要烏嘴一嚙，說說容易！四帖，吃了四帖還得看！現在不是已經吃過了兩帖了嗎？還不是一樣？

一提起那兩帖藥，雙林那兩塊三角形的高顴骨，熱刺刺的，朝老婆躺着的那張沒有掛帳子的牀上望望。

「哼，一頂帳子只吃得兩帖藥！」

他心裏不住的這樣說，可是，另一種想頭，馬上一塊鐵似的壓到他心上，使他再不

能說出半句話。

是的，是個人，總該多少講一點光頭呵！怎麼好脫病人牀上的帳子呢，這不是明明要咒她死嗎？雙林臉上的高顴骨，越覺發燙起來，一下，頭額上的幾根粗筋，也不安地從皮膚裏暴突出來了。

躺在牀上的老婆，可沒有看見他，她的身子，全蹙縮在那條補過又補過的被裏，上面只露出半個頭，頭上還紮了一大堆厚厚的布，從雙林這面看去，就只看見一張大大的，露出牙齒的大嘴巴，在一堆破爛的布堆中可怕地開裂着，一動不動的，像在等着什麼來恨恨地咬它一口。

啊，該死！該死！雙林越想越難過，那捏着方子的手，突然狠命的一握，握成兩個拳頭，咬着下嘴唇，一匹野獸似的，從椅子上直跳起來。踏着飛下地夫的那方子，直聲地喊：

「啊，該死！」

夜晚，雙林一踢進門來，便大聲地對牀上的老婆喊着：

「喂，你看！」

老婆吃驚地把眼睛一張，不敢馬上向雙林這面看。她上半個身子靠在後面泥牆上，頭上繫着的那堆布，好像不知有多少重，看她動一動也很不容易。

「×你的娘，這架兒倒不小呢！」

雙林把腋下的傘子，往牆角裏一擡，提起手裏的那包藥，晃到老婆面前，把那藥便順手向老婆的臉上一撞。

「你看，藥，藥，藥！這總好啦，什麼甜的鹹的不好那個，真是的，一個人偏要吃藥！」

雙林簡直像拾到了什麼寶貝似的，一開口，他的話也多了起來。連那一頭囚結着的亂髮，似乎也沒有往常那麼粗硬得可怕——豬鬃樣的直豎在他頭上，使人一見就不知不覺的會想起那坎洞裏的什體活僵屍。現在是那麼馴伏地，綹綹曲曲的覆在他頭上，倒像黑綿羊般的不惹人討厭，且顯得下面那兩塊三角形的高顴骨，似乎也悄悄地平進了許多。

「你不是說六方也混蛋，不肯幫你的忙嗎？」

老婆抽出一大口氣，才用力把那微腫的雀斑臉轉了出來，望着火光裏那雙林手裏的一包藥拚命裝出很高興的樣子，生怕不這麼着，會把丈夫的興頭打消下去。

「六方？嘿！別再提這混蛋吧，狗混蛋！」

雙林把藥往桌上一放，退下一步搓搓手，馬上咬住他的下嘴唇，頭就慢慢的低了下來。

「你吃你的藥，嚕嚕什麼呢！」

他盯了老婆一眼。

窗外的雨，依舊不停不歇的下，夜裏的雨聲，似乎放大了些，落在屋瓦上面，像落着什麼沙，又像千百萬隻針頭，不斷的猛從天空裏刺下來，引着那單調的，滴嗒滴嗒的屋簷水，直刺到人的心坎里，叫人感到窒塞一般地透不出氣來。

雙林可不大去打理這些，也不再指望那六方小包頭管着的那個山場，到底要什麼時候開得了工。他小心地把那藥一包一包的解開來，送到油燈底下看看，再送到鼻子前聞聞，然後加着水，一道倒在藥罐裏。

他把炭風爐扇旺之後，起初還是呆呆的坐在屋角裏，只是當他注意到那跳動的，紅的綠的火舌，像一匣子關不住的山蝴蝶，那麼撲撲地，在藥爐四邊亂竄亂舞的樣子，心裏猛覺得一跳，臉上立時浮出一個意外的粗笑，便斜着身子，從桌子邊的一撇黑影中，望着他的老婆說：

「不過，是這樣的，今天的事情，真給我們串得傷呀！」

「吹你的牛，連六方也不給你幫忙，還有鬼會相信你！」

老婆小聲地說，眼皮沉重撐不起來，接着猛向側面癱癱地拉着下嘴唇，只沒有叫出那尖銳的殺豬聲，害奶毒這面半個身子，像有鋒銳的鋸子，在殘酷地鋸截着她。

「吹牛嗎？哼！不過講講你也不相信！」

雙林揮起手裏的破扇子，一下跳到老婆牀沿上坐着，閃亮着一對烏黑黑的眼珠說：

「頭先我不是又去找過六方嗎？唉，這混蛋開口山主，閉口山主，還說自己很要幫我們的忙，山主呀——這腔水裏，山主也氣得發跳，天下雨，天要山場停工，跟他山主有什麼牽絲攀藤呢！再加山場裏人多，不能開這個例，借錢，借錢，他沒有這麼多的錢往水裏飄！我×他的娘，當真六方真肯幫我們的忙，也只要他到舖子說一聲，掛賬就是了啦，總歸六方是狗——狗還跟他打什麼交道呢！」

他猛地握緊一個拳，拍的打在左手的破芭蕉扇上，嚇得桌上那油燈火，不安地晃了好幾晃。

「啊，這鬼火——」

雙林趕忙把油裏的燈草一揚，抹抹鼻子來不及的說：

「後來我就跑啦，一跑就跑到豬頭老七那裏，乖乖，你曉得老七在那裏做什麼？——啊，你不要聽嗎？是你的事呀！」

「我的事？」

老婆猛把閉下去的眼皮，用勁撐開了一綫，勉強看見雙林鼻子上，抹着一大塊炭灰，沉重的眼皮，又一下閉緊了。

「怎會是我的事呢！」

她打起比較響的嗓子，代替她不能看他的兩隻眼睛。

「爲什麼不是你的事呢，聽我說啦！哼，這老七子真不中，我跑進去的時候，他像匹狗熊樣的躺在地上只是叫，他老婆就狠吧，見我進去了，還接連把他擰了好幾把，真潑歸，真潑婦！你想呢，又潑又辣呀！」

「不過老七子也不是什麼大好貨！——啊啲！」

老婆咬着一張歪斜的口，扭動她上半身猛叫一聲。叫聲還沒有怎樣的在空氣裏散開去。雙林猛一跳，興奮地抓着一把空氣在手心裏說：

「這還成話，總之老七子是個男人啦！」

「大不了你們兩個男的幫着她一頓，虧你還有臉說！」

「呸！這算什麼呢，那隻南京板鴨婆，你道她還吃我們兩個不了嗎？我，我一想，總歸男人要幫男人囉，我，我就把臉子一別，趁勢一把胸脯的把老七子拖了起來，不過光拖起來還不是事，我就裝出問老七子討賬的樣子，我說錢要不要還我啵，我們局裏去說話，我們局裏去說話！」

雙林一把拖住他老婆的膀子一推一送的，推得她又極聲地急叫起來。

「叫什麼呢，我拖的老七子呀——真有鬼，老七子見我這麼一來，倒真的馬上中了他的鬼計，他想騙老婆的錢的門路來了。他一壁向我偷偷的擠眼睛，一壁認真地懇求我說：「老兄弟，何必這個樣子呢！當真不看山面，也該看看水面啵！我老七弟是個光蛋末也跟你去了，別說局裏，上蘇城怕不領你的教？」這傢伙，真做得像呢，賊恣恣的只管望着她老婆說：「不是嗎？一共還只有三塊錢來去，當真把我拖上什麼局去，不是把你的面子也瀉光了嗎？」乖乖！這隻板鴨婆起初還硬哩，硬要問我這三塊錢是不是賭賬，是不是賭賬？我一想——啊，藥滾了！」

雙林把老婆的膀子，用他開山時丟石塊的那股大勁，往破被上重重的一丟，人就撲到屋角裏去招顧那藥。

一股藥的白汽，霧似的升到他的臉上，他覺得臉上有點癢，熱烘烘的，又有點澀，他

把臉一抹，馬上把鼻子上的炭灰抹到臉頰上，一隻黑蝴蝶似的要從那裏飛開去，他追着牆上那自己的影子，一下又跳到老婆面前說：

「我想賭賬是不能說，萬不能說，我很用心的板起一個臉子，狼巴巴的向她「呸」的一聲，就把老七子往門外拖，我說——這真笑話了，真笑話了，老子挖山爬洞的借了你錢。還說欠老子的賭賬啊！不成功，不成功，去，去，去，去！」

雙林猛把身子一仰，一個大石塊似的倒在他老婆的腳腿上，之後說的話，就沒有人會聽懂他，一面劈毛竹似的，喀喀喀的笑，只差沒有把小屋子震倒。

直到他倒藥的時候，他兩眼注視着罐裏滴出來的藥，才發出一聲輕輕的苦笑閉住了他的嘴。

兩分鐘之後，似乎更感到什麼不安似的，把藥罐往桌中央一推，他啞聲地說：

「不然這藥那裏贖得成呢，你想吧——唉！」
藥幾乎潑翻在他手上。

村後的黃龍山上。還沒有開工消息。雙林天天去那裏打一個轉，其實也明知沒有開工——開工怎不來叫他呢，何況頭上的這排天，還是一無理由的下鬼雨。

然而整天悶在家裏也不是個事，出來走一走，轉一轉，鬆動鬆動，也好讓那斷命日子快點溜過去。

他發了呆一樣的，望着山上那峻惡的石壁，與幾處最近打過洞眼的地方。在那下面，到處滾翻着零亂的黃石堆。砂地吃飽了水，也再沒有東西飛起來，在這里走走是舒服的。

不過他希望，他只希望從那山壁上，或是山坡下那水潭邊的小路上，會跑出一個人來，而他，也有一個生病的老婆。在家裏天天逼着他要藥吃。

真的。這樣一個同伙，不管同不同山場的，什麼人都好。他悶在家裏實在覺得自己的心，給什麼東西壓扁了。老婆一見他回到家裏，還格外要發出那種殺豬叫，叫得他的鼻子眼睛裏，都制不住的要冒出火來。但忽然，那隻南京板鴨婆的鬼相，驟然從他記憶中閃了出來。

「不要臉，呀，多不要臉呀！」

那一天，雙林壓着一肚子的不高興，不知不覺的剛跑到老七子家的小村上，不防那隻南京板鴨婆，忽地睜着兩個討厭的豬眼撲到他面前。同時喊出了隔壁的小寡婦，拿小寡婦的名頭，怪有意思地叫罵着——

「吓，不是說，像你祥林嫂這樣真硬氣呵——缺長少短的，總不作興朝別人嘆一口氣。不是說，硬氣就只有我們女人！像我們的老七子吧，全是強盜心肝呀，外面軋的一些朋友也是屁，只想串老娘的錢！不過死也沒用，串着老娘的錢去吃藥，病就會好嗎？嘿！心肝也要爛去的！」

接着，還把兩個豬眼一擠一弄的，假意望着雙林說：

「是不是，生病吃別人的藥，不是心肝也要爛去嗎？」

雙林只覺得全身一震，好像有塊巨大的石山，一下崩倒在他身上，喉嚨裏塞着多量的沙泥，一絲氣也透不出。

「什麼害人的×呀！什麼害人的×呀！」

猛地，他骨骨地咬着牙齒，一頭囚結的亂髮，又豬鬃樣的直啦在他頭上，口裏吼着，一匹野獸似的奔回到家裏。

「你要把老子害到什麼地步？你說！你說！」

他一把揪住老婆的頭髮，兩個紅紅的眼珠，像要掛到對方的臉上，辣辣地劈了她兩個耳光。

「啊啲——咬老子的手啊，還要咬老子的手啊！老子就要你死！」

雙林抽出那隻給老婆捉住的手，突的握在她喉管上，人就像一匹野熊似的跳到了牀上。

「什麼話，害得老子還淺嗎？你拿什麼人的八字來比呀？」

「比？」

突然，老婆也不知那來的這許多勁，一翻身，也咬着牙，把上半個身子掙了起來，雙林瞪了她一眼，又把她打倒在牀上。

「哼，你這不要臉的女人，什麼病呀，病！病！裝你娘的鬼病！」

老婆伸出兩隻雞爪樣的手，在空裏狂亂地抓着，抓着，抓住了雙林身上的破棉襖，嘶的撕了一個大大的破洞。望着她面前的丈夫，簡直全像有惡鬼在作弄他。

「裝你的鬼腔，老子要真你，要你看！」

雙林直望着老婆那兩個燒黑了的大鼻孔，心裏什麼都沒有想，只是蠻勁地撕剝她身上的衣服。衣服是腫腫的，好像堆在南京板鴨婆臉上的浮肉。

「救命，救命，殺人啦！救命呀！」

「嘿，救命嗎？還說不是裝的，老子偏要看，偏要看！」

一下，老婆那件貼肉的小衫也給撕開了，他望着那一隻腫得海碗樣的鬼奶，和貼在

奶子上的那塊紅紅的大膏藥，心頭似乎有個東西猛地撞了一下。他急忙撥過臉，眼睛一閉，只聽見他的牙齒骨骨兩響，那張紅紅的大膏藥，剝什麼人皮似的，一下給他撕了下來。

「看你還要不要裝腔？——啊，血，血，血！」

老婆已經不再叫喊什麼了，眼睛睜得大大的，像兩個深深的骨洞，兩隻雞爪樣的手，也不再抓他的棉襖了，急急地喘着氣，似乎只是求他快點把她弄死。

「血，血——」

雙林木然地望着奶上那個又深又大的爛肉洞，裏面蜜蜂窠似的，殷殷的血水，不斷的從那些小小蜂洞裏流出來，綠着老婆的胸骨，一道一道的斜着流下去。他擎起在空裏的兩隻手，忽地軟了下來，頭也慢慢的低下去，低下去，全不能作主似的，一下撞在老婆牀頭的泥牆上。

「啊，很痛吧？很痛吧？」

突然，他吃驚地一跳，好像做醒了一個大大的惡夢，睜着兩隻發紅的眼睛，無可奈何地捧着老婆的頭，可是那眼睛，就再不敢向那奶子上望。他用抖得非常可怕的聲音說：

「很痛嗎，你應我一聲呀！」

老婆偏不應。攪起一隻手，猛的在他臉頰上抓了一把。雙林一點也不覺得痛，倒反把那臉，馴服地伸了過去。

「你抓吧，你抓吧，抓出了我的眼珠也不要緊！」

雙林的臉，一點點接近老婆的臉，老婆可沒有抓他。

「啊，總怪是我！」

一下，雙林的臉，便緊緊地貼在老婆的臉上，大家看不見大家的臉，老婆的眼淚在臉上淌着，雙林的眼淚直往肚子裏嚥着。

唉，藥！雙林只是想着老七子給他買的那一帖藥，和那帖始終最有吃成的第四帖藥，像有一百個鐵鑿，同時在他的心裏鑿着，鑿着——藥！藥！藥！

磨

天剛亮。黃鬍子敲着他的牀板在喊：

「喂，起來！起來！天亮還不曉得嗎？」

小林兒打茅棚角的鋪上坐起來，嘟着嘴，擦擦眼。眼皮很不聽話地撐不起來。

四周黑糊糊，只從茅棚頂上漏進幾線水般的亮光。看去彷彿在那裏動，彷彿要滴到他眼睛裏來。真是的，人家一個夢還沒做好哩！小林兒捶一下腿，人就很快的離了牀。

「哼，你們就好睏，」起來！」「起來！」「別人該死的！」

他踏着重重的脚步走去開茅棚的門，一手按在門門上，望着門側面那兩個老老住的房，很不服氣地把眼睛一眨。喉管裏長了毛樣的想噲，可忍着沒噲出來，他想聽聽房裏

的黃鬍子，有沒有跟師姆娘在說他什麼。

飛蚊大胆地撲到他眼睛鼻子上，嗡嗡嗡嗡，敲什麼銅鑼似的，嚷得他一點也聽不見別的聲音。只覺得有種東西直從脚下往上爬，爬到快近小肚子那裏，兩條腿就軟得彷彿站在棉花舖的地上，他咬一咬牙，心裏又忿忿的罵了起來：

「生什麼病嗎？你們夜裏翻，等歇日裏又要翻。人家呢，人家呢，有什麼打了三更還不許睡的！牛嗎？怎麼自己的牛倒曉得很早就叫牠歇夜呢？」

小林兒氣得心裏冒火，那個老南瓜樣的頭，吃重地向前垂着，彷彿要把那條細頸壓斷似的，一下「蓬」地撞在茅棚門上，肩膀骨跟着高聳起來，活像一匹長角的小黃牛，一股蠻勁地想等着什麼來鬥一場。不過他很知道，他來到這個地方就從沒有鬧贏過什麼人。

兩分鐘後，板門終於在小林兒的手裏拉開了，而且輕輕地，不讓那門叫，也不讓它撞到側面的蘆屏牆，生怕裏面的老頭兒，會從那蘆屏的細眼裏，轉着落水鬼樣的眼睛偷看他。

門外「土骨」(註)墩背後的大楊樹，正吃飽了夏夜的露水，這時彷彿看見小林兒在望它，即忙擺頭擺腦地跟他打起招呼來，小林兒焦黃着臉，露出一個缺了的門牙，只

向它疏遠地伸腰，就走到石磨邊去了。

放着石磨的泥牆角裏，天天都堆着一堆磨麵用的石英什麼，在永遠是那麽灰暗的光線中，閃着一種慘白的光芒。小林兒一見這東西，頭就重起來。他不曉得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多的討厭東西，老要送到黃鬍子的袖坊裏來，這堆還沒有敲完，門外「土骨」墩旁邊，倒又堆着更大的一堆了。黃鬍子挺愛這東西，他說是糧草呵，越多越好！

咄！小林兒瞅着那堆比他身子還高的石堆，心裏壓得緊緊的，把舌尖從缺門牙的地方用力一抵，墊起脚跟，頸子伸得怪長，活像一隻用前脚爬上桌去的偷食狗，他抖着膀，默不作聲地撒下頂上面那整大塊的石英來。

還沒有給太陽晒着的風，帶着青草上的露水氣息，從他背後石磨那面的土窗裏吹進來。窗上一些掛下了尾巴的塵垢都像活起來了，在那裏偷偷地動着。小林兒可看不見，沁着油汗的背壁，也沒覺得涼，螞蟻在爬動似的發着癢。

[Gio1 — Gio1]

茅棚裏那平靜的空氣，猛地給黃鬍子的喊聲，有力地震了兩跳，他轉着一對深褐色

的眼，先朝小林兒這面望了望，一壁把小辮兒往頭上盤去，同時踏着大步朝牛欄走。身子一挺一挺，生怕別人要搶他的牛去放草，卽忙又 [Gio1 — Gio1] 地喊了兩聲。

其實小林兒真看也不麼興看他。醜死啦，做老板的自己去放牛，有什麼老板自己去放牛的嗎？他擎起手裏的鐵鎚，對着面前地上的石英，狠氣地一敲下去，立時激起紛紛的碎片，狂怒地爆跳起來。也有些更小的粒子爆到他鼻子上，他不理，大着兩個眼睛，只管狄達狄達的往下敲，像要敲死什麼似的心裏打定主意不要看黃鬍子，也不看黃鬍子的兩條瘋畜牲。

黃鬍子的脚步先從裏面走出來，嘴裏「Gio——Gio」的喊着。小林兒的臉朝裏一側。唔，今天黃牛走前頭。小林兒的鐵鎚向上一擊，他很快地聽出黃牛的喘聲，已經從自己身邊過去了。「瘋牛！出去吃草就高興！」小林兒罵牠不該走得那麼快，該讓黃鬍子在門口多等等。

可是不一會，大肚子的老水牛也亮橐橐從裏面跟了出來，走過小林兒的身邊，牠那粗大的身子，投下一大塊暗影在小林兒面前，小林兒失望地吸吸鼻涕，手軟得有點抓不住鎚柄，他覺得本來在自己手裏的一件寶貴玩意給別人兇兇地奪去了。

他發了呆樣的坐在地上，把個淌着油汗的背壁，往後面那株沒有削皮的杉木柱上一靠。推出下排的牙齒咬着上嘴唇，一下一下地刨着。他忘記了落下地去的鐵鎚也忘記了伏在他兩腿中間向他閃發白光的石英塊。跟着黃鬍子那遠去的「Gio——Gio」的喊聲，

自己的人，就好像伏在高高的牛背上，牛一顛一顛地，在曠野的微風中慢慢地走着，走着！微風吹着人的眼睛，睜也不想睜開來。

「小林兒你看——笑你這個虎跳就不會！」

「爲什麼不會，不過不高興。要末來打江山！」

「打江山？你扮皇帝嗎？」

「自然我扮皇帝呀——拖得我下山，江山就歸他！」

天上流着不相干的雲，一羣牛也給孩子們不相干地撇開在一旁啃牠們的草。孩子們

擁着小林兒，小林兒擺着一個可怕的大頭往山丘頂上跑。

「哇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

他一路大聲喊着長自己的威，彷彿自己真做了皇帝了，一跑到山丘頂上，腰一叉，

望着向他衝上來的小兵小將，又得意的喊着：

「來吧！一個對一個，拖得我下山，這裏的江山就歸他！」

小林兒正想得滿頭滾出了汗，不防杉柱後面，忽然伸出一隻乾畢畢的手，好像一把

老虎鉗，一下摘住了他的耳朵，彷彿要連着耳根也拔起來。

「呆你的死！手裏的鉗子呢？」

小林兒吃痛地歪着嘴，不能朝那乾畢的師姆娘臉上望，心裏可總想要咬她幾口，這腳帶臉的老女人，壞死啦，嘴巴一尖一尖的頂會出主意，不是嗎，夜夜嘍哩呱啦的，三更還不許人睡，鴉片鬼！

「當心！我曉得你那裏的骨頭有點鬆了！」

師姆娘咬緊牙齒，推着小林兒的頭，往杉柱上「蓬」一撞，才鬆出了一大口氣似的，就拐着兩隻小腳走開了。

小林兒偷眼望望她的背影，無可奈何地在心裏恨恨的說：

「哼！只配黃鬍子打你！」

天上接連有幾小時沒漏下一絲風，太陽吐出火般的熱燄向茅棚裏逼進來。茅棚壓得低低的，挺出一付很愁苦的臉——彷彿在耽心它自己要燒起來。

門外左手面的河坎上，同時有兩個人在攪着釉缸，釉水滾了似的直從缸裏翻起來，不時發出一種空空通的聲響——像有一羣頑皮的孩子，一個一個的跳下河去弄着水。小林兒摸摸自己的臉，好像全給別人忘記了樣的，獨自坐在一架着地放着的大石磨旁邊

牛已經很早就上了磨。牛屁股下面的繩索，吊在石磨的木架。石磨另一面的索子

，穿在牛鼻子裏。磨牽着牛，牛拉着磨，把磨眼裏爬下去的什去「土骨」石英嚼得粉細，黃農樣的從石磨四面淌下來。磨不停息的轉着，牛也不停腳的，從小林兒面前一趟一趟地轉着跑過去。

牛脚壳囊壳囊，老打着一樣快慢的拍節。在小林兒聽來，似乎比自己敲石英的時候還吃力得多。可是他不能不聽，心裏好像有個活活的東西在焦爛，看他那兩隻手，一無放處似的，有時隨它軟軟的掛在下面，有時很氣樣的握握拳頭，有時又單把一個大姆指放在嘴裏給牙齒咬着，但一下又很快的拔了出來，拿到眼睛前看看，還是沒有一個安放的地方。

他看見黃鬍子跑出跑進很神氣。兩隻手一甩一甩的，像很不在乎。他搖一搖肩膀，趁牛磨添水的時候，趕忙扔開手裏的木瓢，就學着黃鬍子的樣——走路時前胸一挺一挺的，可是剛挺了兩步，手還沒有怎樣甩開，磨上的牛又走過來了，他只得吐一口氣，讓開路，仍舊回到側面的小凳上。

他舉起兩個大大的眼睛，尋什麼東西樣的，這裏一望，那裏一望，望不見一個什麼。只覺得一伸起手來，彷彿就可摸到茅棚頂上的蘆梗。這一條條的蘆梗，給煙灰薰得黑焦焦的，跟覆在它們中間的茅草已分不大清楚。小林兒不想伸手去摸它們，他一望見這

棚頂的鬼臉，頭就脹得重重地連氣也有點透不轉。好像從前的茅棚子並沒有這麼低呀！他眯眯眼，剜着一大塊鼻屎，很氣似的用力往空裏一彈，就再不去望它了。

「西瓜呀！白子白曬呵！」

外面靠河邊的大路上，賣西瓜的忽然直着喉嚨在那裏喊。小林兒全身不安地一跳，斜着眼睛望側面的窗，好像有一百隻手在推他立起來。他不，他咬着手背一定不讓自己走到窗口去。他曉得總在河坎上跑來跑去的黃鬍子，一定會看見他。

他忽然掉轉臉去，一下記起了什麼似的，儘瞅着背後的泥牆，把個老南瓜樣的頭，向左面一擺，眯眯眼，又向右面的斜裏一擺，接連這樣地擺了幾下，終於給他在那班剝的泥牆上，發現了一條細細的閃着陽光的裂縫。只是當他把一隻眼睛緊貼上去的時候，似乎又什麼都不見了。

「白子白曬呵！三白西瓜呀！」

「叫你的魂！」

小林兒握着拳頭往泥牆上一搥，就憤憤地轉過身來，擦擦眼，依舊默不出聲地望着轉動的大石磨，並留心着跟石磨上添水。

「喂，拿去！」

好容易望到磨槽口下面的釉水，慢慢地積滿了，他眼睛一亮，這才一下躍去撲在土窗上，露着他的缺門牙喊了出來。

叫聲從窗外的火陽裏漾開去，並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麼有力，有點抖，好像要哭似的。他重重地噲了一下，聳着肩，一手握在頸喉那裏，又重新朝對面的河坎上喊着——

「慶山哥，拿呵！」

「聽見了，不是聾子！」

一個粗厲的聲子，破竹竿般的劈到他臉上，他眨眨眼，想想又把脚重重地一頓。

「那麼來拿呀！」

他還沒有看見那個答應他的人。正對着他這面的河坎上，幾隻埋在泥裏跟大路一樣平的釉水缸，這時釉都沉澱在下面，上面浮着一層水，貓眼睛樣的躲在柳蔭下閃綠光。大路上，偏偏也看不見一個人。

小林兒有點不耐煩起來，他「禿」的吐一口唾水在窗沿上，望着這起泡的流體，慢慢地滲進泥牆裏，又抬起頭來望望前面。直到慶山哥挑着空桶，從旁面的門裏晃進來後，他輕鬆地一跳，趕忙走到磨槽口那裏等着他，好像慶山哥有什麼東西帶來他吃，把張缺門牙的嘴，向他呆呆地張大着。

「鬼叫！鬼叫！老子還當是天掉下來啦！」

慶山哥一直走到小林兒面前，眼睛一閃一閃的，似乎還沒有看見他這個人，嘴裏還是咕咕的……

「真是的，頂好老子背上也生兩隻手，外面催送糶，裏面又鬼叫……」

「我幫你，這裏我來，你去送好了！」

小林兒搶去拿背後的瓢。慶山哥把草帽往腦後一推，露出一個緊細細的黑炭臉，一撲過去抓着小林兒的膀子就一推。

「鬼要你幫！你一世坐在這裏做活太公吧！」

「我不要做活太公，你說我不會挑嗎？半担總靠得住，來看看哪。跟你賭！」

小林兒得意地拍拍胸，眼睛一抬起來，忽然看見黃鬍子銜着煙筒，一聲不響的站在慶山哥背後。他心裏猛一怔，好像突然澆了一身冷水，抓着自己的褲腳半響也沒有動。

幸好旁邊的牛磨戛然停了，他得了救樣的，趕忙拾起地上的木瓢，走向牛身邊去裝牠的尿，他伏在地上偷偷向慶山哥投了一眼。慶山哥沒看他，嘴裏還是咕咕咕咕的，忽然把木瓢往另一隻空桶裏重重地一摔。

「對不起——輕點！我的桶自己會漏的！」黃鬍子沙聲地捂着嘴，同時把煙筒裏裏

的敲着地。

慶山哥做個鬼臉，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把那空桶一拖過來。小林兒一眼不眨的望着他，覺得這個時候的慶山哥非常威風，他深深地從心裏鬆出一口氣。

「……不好叫小林兒送糶把嗎？東山前也在催要糶！」

小林兒去牆角裏倒牛尿，忽然聽見慶山哥要他送糶，他頓時把眉毛往上一挺，眼前面，好像躍過一匹很快的白馬，只差沒有把手裏的木瓢摔落，人就來不及的躍了過來。心裏突突的跳，彷彿有個東西要緊咬破他的胸膛攆出來；並同時在那裏急急地答應着說：

「好的，我去！我去送！」

他巴巴的望望慶山哥，又望望黃鬍子，胸挺得高高的，好像一個賣東西的小販，把自己的貨物打開在客人面前，讓他去細細的鑑賞。他想黃鬍子這一定會答應的，不一樣的跟他做事嗎？

「哼！叫他送？我沒有這麼多的糶水給他翻！」

黃鬍子沉着桐油色的臉搖搖頭，眼睛直旋直旋的望着小林兒，猛地把上下的牙齒，用力一磨——彷彿要把小林兒嚙碎了吞下肚子。

「他會什麼呀？袋飯！」

小林兒無可奈何地白着眼睛，對着黃鬍子一下子戳到他臉上的煙筒頭，只得把個老南瓜碌的頭，一點點的往後仰，他覺得好像什麼地方抽去了一塊骨頭；人吃不住的要跌下地。直到慶山哥跟黃鬍子都走了開去，他才慢慢地退到土窗這面，小凳跟前，用力把身子一坐下去。

天上還沒有一絲風下來，外面楊樹上那成羣的蟬蟲，好像生着很大的氣，在暴躁地噉噉噉的叫着，跟牛磨裏那沙沙的碎聲混在一起，直往小林兒心裏攢。小林兒彷彿滿身着刺，東又癢，西又癢，像有一千萬個螞蟻爬在身上作弄他，咬他，咬得他一些地方火辣辣的，連骨頭裏也像有一千萬個螞蟻在不安地爬動。

「爸這人呵，有什麼躲在鄉裏來也不來的！」

小林兒望着面前的地，兩隻充血的大眼睛裏，忽然恨恨地掉下兩顆眼淚。爸騙人，爸把自己的兒子騙來往這裏一丟就不管了。這是什麼爸爸呀，他爲什麼要做爸呢！小林兒很不懂似的搖搖頭。一下，把兩隻手蒙住了他的臉。

「一兒呀！你很能聽爸的話，爸不是沒用的人！爸田裏只要兩年不荒，就來同你回去，曉得吧？」

那次爸把小林兒從家裏帶出來，走到快近黃鬚子的醫坊時，爸忽然停了腳，睜着兩個呆頓頓的眼睛摸摸小林兒的頭，嘆一口氣，猛地把他一搖起來，一面走，一面說：

「曉得吧，老天保佑爸跟你的媽，只要苦兩年，兩年不荒疏一定好來帶你了。」

小林兒蒙在臉上的手突一鬆，臉上不住的淌着淚。

兩年，他算不出兩年有多少長。他舉起淪淚的眼睛向四面望望，四面沒有人，師娘娘在隔壁的茅棚裏燒菜，同時生氣地罵着人。小林兒沒聽她，他發了呆樣的望着那轉動的牛磨，兩年！他越想，越覺得好長的兩年不容易過。

轉動在小林兒面前的牛磨慢慢地模糊起來，似乎在慢慢地向他搬移開去。他那個像塞着鉛樣重的頭，這時也慢慢地向前垂下去，垂到胸口那裏，他忽然什麼都不見了。牛磨裏那沒有改變的吵吵聲響，也一點沒有聽見。

「睏你的死！睏虫一天到晚歇在你頭上！」

小林兒覺着身上什麼地方着了痛，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白着眼瞅着黃鬚子手裏的煙筒——現在又一下抽落在他的膀子上，膀上泛起一道白痕，他把另一隻手去抓住它，煙筒照樣落在他手上，中間三個指頭，折斷了骨頭似的，半響也不會動。他用含着眼淚的眼睛望望下面的地，地在可恨地旋着。

「你——呃！」

黃鬍子倒一匹狂怒的老野牛，在旋着的地上猛一跳，喘着號號的急氣，一撲過來攫住了小林兒的耳朵，沙聲地吼了起來：

「你想把我這匹黃牛磨死嗎？爲什麼不換磨？爲什麼不換磨？想把牠磨死嗎？」

小林兒抱着頭，露出一個門牙缺口，無聲地縮在泥牆角裏。

「這小鬼真要不得，他在『作死』呀！」

黃鬍子的手還沒有從小林兒耳上鬆開，師姆娘已很氣地，板着一張菜綠色的腳帶臉，頓格頓地從隔壁趕了過來，她把黃鬍子一推，就揚起眉毛，在小林兒的額角上擊了一個重重的栗暴。

「我曉得你的骨頭又鬆了！你不曉得這匹黃牛六十塊錢剛買來的嗎？哼！告訴你，磨死了牠就要你抵命！」

「你看，這汗！」

黃鬍子一下拉住磨上的牛，摸摸牛背上的汗，突着眼睛望望小林兒，又劈他一個嘴

巴！

「老鬼！」

小林兒望着黃鬍子把他的黃牛牽着朝裏面走，師姆娘也格格格頓的追了上去，他突然從牆角裏一跳起來，握緊兩個拳頭，好像要撲過去咬他們似的，用全身的力氣把牙齒緊緊地一咬。

「老鬼！自己的牛倒要歇的，人家呢！人家呢！」

可是兩分鐘後，磨上已換着水牛來推了。四邊淌着釉的大石磨，依舊沉重地不停不息的在磨着，磨着……

小林兒睜大着兩個眼睛，摸摸身上一些發痛的地方，好像全給人們忘記了樣的，默不作聲地獨自坐在這石磨的旁邊。

（註）「土骨」——是一種磨釉的原料。土褐色，形狀像一根根的骨頭。產在太湖邊。

一九三七·五·一五。

發脈

「啊，你這！」

根富娘急從門裏追出來，一把抓住了根富。

「你拿出來，你拿出來，給我！我的良心全痾落了！」

根富橫了老娘一眼，咬一咬下嘴唇冷冷地說：

「不要吵！吵——」

劈頭一陣大北風把根富的聲音猛地吹了開去，似乎在遠遠的山嶺那裏，向這面小聲地說：

「吵個屁！天在壓下來了嗎？」

「吵？還說是我吵？啊！直頭放了你的肆！」

老娘更緊地揪住他的胸襟，生怕會放他逃了似的，趕忙扎起蠶壳臉子，直逼到根富的顎骨下面。一把乾葱似的頭髮，在頭上不住的狂舞起來。

「直頭放肆了！老娘只該這一件包屍棉襖，你拿到什麼地方去了？還我！還我！」

「吵！」

根富用足了勁猛地把老娘推到前面的竹籬笆上，狠巴巴的大着兩個眼睛，似乎在這

麼說：

「哼！到底誰的力氣大啊？其實我還沒有真的動手！」

于是一個蠢蠢的微笑，一下從他的高顴骨上閃了出來，還得意地搓搓自己的手。

「啊啲！那麼你這惡千惡萬的！」

老娘生氣極了，發狠搖着耳朵上的一對大銀圈，一時暴跳得像隻老狸貓似的狂叫起

來

你！

老娘的手指，一下戳在根富的額上。

「你，你這惡千惡萬的！老娘餓到肚皮貼在背皮上，也沒轉過這件包屍的念頭，給

我拿出來，快！不然，試試看——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乖乖！媽兒子也作興拚命嗎？」

根富猛地向後一仰，趁勢一把抱住了胸脯，不讓老娘再上他的身，一面裝着鬼臉，朝老娘不住的擠弄他的眼睛。把老娘的那張蟹壳臉子，氣得又黃又發青。

「根富，根富！老娘今天就要畫着地圈兒限你把東西交出來，別裝你的佯！」

老娘突然露出一個狐零零的長門牙，一下野鷹似的又撲了過來。

「乖乖！」

根富眼快，搶上一步捉住她的兩個肩膀，便發瘋似的把她搖了起來。一壁蠢蠢地笑着，一壁把個老娘直往家的一面推。

「不要吵，你替我不要吵！當真為了這件衣服肚裏就會飽嗎？定定性，兒子發了脈就給你拿來。當真兒子也不是傻的，而且東西還好好的在那裏！」

「在那裏？惡鬼放開你的手！」

「就在我的袋子裏呀！」

「瘟你的噴！」

剛從老娘額角上平伏下去的血管，又一根根的粗粗地擡了起來。

「誰騙你嗎？」

根富只管挺起兩塊高顴骨，一股勁兒的把老娘往門裏推。
「真的，告訴你在袋子裏就在袋子裏，不過——鬼畫符祿的，我也不大認識它

！」

根富看看老娘快給他推進門裏了，急忙把兩隻手突一鬆，掉轉身子便飛也似的從籬笆後面奔了出來，一面還蠢蠢地放了嗓子說：

「兒子發發脈就來，一發脈就給你拿來！」

這時橫掃在天空裏的大北風，不平地捲着老娘的哭聲，從背後追趕上去。根富的心裏吃重地一跳，人可早已奔進遠遠的土墩，正像箭頭似的向市鎮的一角射去。

×

×

×

×

根富銜着一枝黃金牌，給背後一層一層的人，壓得滿頭都冒出了大汗。兩塊燒紅的高顴骨，格外顯出他那兩隻挖進的大眼睛，可怕地閃出一種赤褐色的火燄——似乎一經他眼所接觸的東西，都要立時爆出星火來。

「婊子！我看你的鼻子先就不配！」

惹着對面那個莊家的厚頭老七，不屑地尖起眼睛，盯住他的那個——一下子像給什

麼壓扁了的塌鼻子，打着十足的鼻音刺刺地說。

「我拿你的娘不配嗎？老子就只想贏你的錢，「洋盤」的臉嘴，「相府」的額角，看看老子的額角，是不是？——吃我的烟！」

根富得意地拍拍額角，奔起一個肩膀，轉向壓在他背上的那個吊眼疤擠擠眼睛，跟着又提一枝黃金牌給他。

「要開了，還押嗎？還押嗎？」

「押，押，押，老子！」

根富急急地握着一把角票，向厚頭老七旁邊那個做「生活」的長脚林春丟一個眼色，接着咬一下下面的嘴唇，自言自語的說：

「么，二，三，二！噫，「小檯！」不不！」

根富握着這把角票，不放心似的搖搖頭，想一想，馬上很堅決地說：

「老子這注要甩到三四角上去了，好！三四，就這裏！」

「好！還押嗎？還有人押嗎？」

長脚林春見根富鬆開了手，又睜起閃電般的眼睛，向周圍的人頭上掃了幾眼，大家肅靜地再沒有一點聲氣了，便慢慢地揷開一隻滿是爛疥的手，小心地揭開寶盒上

的那隻小磁盅。

「那麼開了！三……」

長脚林春的這一聲三，喊得約摸有三分鐘長，迎着這一聲，週圍的人頭，一下像海濤般的，汹涌地顛在這一面，又顛在那一面，接着嘩的一聲狂亂地叫了起來：

「唉，啊啊！表仔個三！」

「我×他娘的三！」

這一陣怨恨的惡罵，與怪聲的浪笑，一時幾乎震倒了拉緊在土地堂四面的斷壁，

「老子！老子這下就中！」

根富接過長脚林春手裏的錢，只差沒把背上的吊眼疤摔倒，一下野牛似的蹶起來，拉住了吊眼疤，好像硬要把自己的扁鼻子挺高起來似的，側着臉子嘎聲地說：

「老子就只愛押這門「三字經」的三，老子一算就算到「三字經」要來了！」

「狗運！狗運！你到發脈啦，啊喲——老子的耳朵！」

吊眼疤猛地露出兩個黃黃的門牙，在根富的肩頭上用力搥了一下。

「不要緊，不要緊，耳朵打什麼緊呢！」

根富胡亂地把手裏的鈔票數了一數，還把一張背面貼了好幾道紙條的破票子，湊到

桌角上的臘燭火前照照。

「不要是假的呢，老子先把本錢藏起來。」

「押呀！押呀！不押了嗎？哼！換着我是連人也押上去了！」

「現」
「眼疤旁邊的癩頭老四，結結巴巴地，拚命把腿膝骨在根富的股部上撞着；撞着。根富可甞想什麼地，只管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讓手指中間的那段香煙尾巴，一點一點的媚着死烟燃燒下。可是當莊家的撤冷撤冷地顯過三記寶之後，癩頭老四的腿膝骨，越發把根富撞得起勁，恨不得要搶過他的手來押下去。」

「你的娘！老子不曉得什麼嗎？——老子倒了樹還嫌它的根太不深！」

根富生氣地把屁股向後一掬，只聽得長脚林春的一聲長長的「四」，慢慢地震了過來，一震到他的面前，彷彿要在他頭上劈下了些什麼似的，他焦熱的背脊上猛地透出一陣冰水的冷汗。

「四！」

他可還不相信似的，狠命地突出兩個眼珠，盯住桌中央的那個寶盒，不過當那隻滿是爛疥瘡，像一塊抹布似的手，掃到他那一角上的錢底時，他才憤然地把牙齒一咬，要咬開寶盒裏的那顆扁形骰子似的說：

「我×死它的娘，死人一樣的困在裏面哪！」

「可不是，鬼也想不到走「絕門」吓！明明是「隔層」的勢！」

癩頭老四在後面自負地吐了一口氣，好像一下擠出了血的身子，再沒有他的聲音了。

「都是你個表子養的催老子上的殿！」

根富漠然地搓搓自己的手，然後從他那喉嚨裏逼出來的音聲，簡直誰都沒有注意似的，只像一隻嗚聲的蚊子，仍舊飛回到自己那顫抖着的心絃上，惡毒地叮了一口。

「啊啲！老子的本錢到底沒有放進去嗎？」

根富低下去的聲音，突然又沙啞地粗厲起來，眨着兩個眼睛，好像猛地害着熱病似的，將那一種赤褐色的火燄，重復又燃燒起來，而伸進袋子裏去的手，只得又冷冰冰地的回了出來。

「不！這兩個刮痧皮也不要了！」

「會兒又生氣地摸到袋子裏，把兩個熱熱的——可憐地伴着那張棉襖當票已經好個鐘頭的銅板，用勁地挖了出來。同時用梗硬着喉嚨喊：

「拿兩枝黃金牌來！」

一竄出土地堂的門，一陣頂頭的大北風，幾乎要把根富摔倒在地上。

現 二 拿它娘，到像要剝老子的豬鬃了！我拿他——」

根富趕忙把頭向領子裏一縮，抱緊了胸脯便憤憤地向閃亮着幾盞街燈的，小木橋底那一面跑去。可是不知怎麼一來，一張蟹壳式的臉子，猛地在黑暗的眼睛前面攢了出來，根富越跑得快，那臉子也越快的向他撲上來，根富急忙掉頭轉身來不看她，那臉子可已一下撞到他的扁鼻子上去了。

「給我！給我！」同時一陣老狸貓似的尖聲叫，突然劃開了臟臟的北風，像一條條的鞭子，劈臉地抽打着他。

「老子，倒像老子一世都不會發脈了嗎？」

根富惘然地向四面看看，黑暗中一點什麼也瞧不見，只有一隻號喪似的老狗，跟他答話樣的，在遠遠的村野中用發喘底聲音叫了起來。好像這個世界裏，已經再不會有人來理他了。

可不是，連小木橋那面的大街上，除了幾盞疏疏零零的街燈之外，也是鬼也捉不出一個，根富從西街跑到東街，東街又跑到西街，好像趕什麼路（往似的），接連跑了一個多

鐘頭也沒有停一停脚。不過當他跑回到小木橋墩下的那引小粥店門前，不知怎的下面就動了他的氣。

真也活見他一家門的鬼！他無可奈何地向粥店的小樓，睜了一眼，跟着就在下面的薄板門上猛踢了一脚。把那個——新近爲了要放闊街路，才拆去的粥店前面的半間披屋，以及架在那堆瓦礫斷壁上的「木搭手」，都愕然地驚了一跳。可是當他感覺到自己那些麻木的脚趾在發痛的時候，他直氣得火星四射，比長脚林春一手掃過他面前的一堆鈔票還生氣了一百倍！於是接連着，在門上踢了幾脚，而且還惡意地咒着裏面所有的一切大，倒說連老板娘的小兒子——這雜種的，也吃不到今年的年夜飯！

然而他怎樣的叫罵，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都似乎忍心地再不來睬他，好像這個世界，真的已沒有了他的份！

「爲什麼？嘿！老子發了脈總得一個一個的要他們的好看！」

他一手把住那瓦礫堆上的「木搭手」，眼睜睜的靠在後面的薄板門上，跟着從小木橋墩過來的，一路浮浮動動底電燈光，又眨望望向小樓上的木格子窗，重重地啐了一口氣。

「爲什麼？啊，老娘也不是個東西，然而，啊！我不能不發發脈呀！」

夾着濃霜的十二月底夜風，一下像要把人身上的皮肉都刮下來似的，一刀一刀地向根富的臉上砍來。根富突挺着兩塊熱刺刺的高顴骨，靠在板門上，一動也不動。心裏可煮滾的沸水，在急急地拋着一個個的水泡，好像要燒乾他的心，直到爆破了才息。

現

「啊，人！人總得要發一發脈呀！然而發脈，也總得要點本呀！」

當他從將要爆破的心裏，向自己逃出這麼最後一聲的時候，他的人，連着縛在他腰圍裏的那根稻草繩，都一淘高高地爬到瓦礫堆上的「木搭手」上去了，好像一座礁塔似的矗立在小樓窗的外面。他想，他想着一件他從未幹過的事。

「誰？你！」

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猛地把矗立着的根富震了一跳，根富可只回了她一個無聲的白眼。

「你到底是人呀是鬼啊？」

「啊！老子配你管嗎？」

根富一下咬住了發抖的嘴唇，望着面前的格子窗，不曉得說一句什麼話。不過當黑暗中猛地擠出的幾隻鬼手，把他一下摔倒在瓦礫堆上的時候，他偏強地咬破了自己

的嘴唇，在心裏憤憤地說：

「哼！管住老子不脈發嗎？」